絜齋集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絜齋集

(二)

袁燮撰

絜齋集卷七

論

管仲器小論

桓公得管子于縶囚之中。（桓公原本避宋欽宗諱作威公今改正後倣此）置射鉤之怨。親迎于郊。齋戒十日。禮之于廟。而授政焉。故孟子以爲學焉而後臣之。在春秋時。能盡禮尊賢如桓公者蓋鮮矣。一則仲父。一則柏死得君乂如此其專也。然功烈之卑。遊孔門者羞稱之。仲何以得罪于聖門若是耶。嗚呼。仲誠智術有餘者也而未聞先王之大道。迷其本而勤于末矣。仲之相齊也。舉賢才。明賞罰。令行于諸侯。九合不以兵車。使民離左衽之患。實有大功焉。惜乎其器小而易盈也。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仲之生平。此一語盡矣。如桓公問仲以行霸用師之道。仲則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爲之。難以速得志于天下。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嗚呼。齊大國也。修其軍制。使諸侯畢來取法。皆定卒伍而修甲兵。將復見西周之盛。其規模豈不甚廣。而仲以爲若是則功不可速成。遂使前日功業。一朝掃地矣。此皆仲未聞大道。其器小。故其功如彼卑也。大抵心之正者。所用無不正。而智有餘者。足以累其心。由東周以來。士大夫日趨于卑陋。如仲之才。誠不易得矣。然攷其行事。蓋智有餘而心不正者也。古之聽訟者。令民入束矢鈞金。非以爲利也。仲依

倣其法。亦使民入焉。鑄金爲兵。矯箭爲矢。而甲兵大足。乃因是以爲利。何其與古異耶。古有撢人之官。道王之德意。仲欲圖霸。而恐天下不從。乃使游士八十人。播其美于諸侯。亦其利心之所發耳。仲非不知經也。惟其機智有餘。則竊先王之法以爲己利。仲之心術不正。彰彰焉不可逃矣。仲誠有意于治己者。則心術之病。固當痛治而力鋤之。惟其胸中所期。不過區區功業。足以顯名于諸侯。以終吾世而已。心之正不正。非所急也。其心術既差。又豈能正其君之心乎。此皆器小之形也。昔者左丘明。最愛管氏。其書所載。如辭子華之請。受下卿之禮。類皆可美者。及變古司馬法。而爲區區之內政。其用心何狹哉。此仲所以爲器小也。仲制其國。士與工商各自爲鄉。士鄉爲兵。工商鄉專幹鹽鐵。養兵于此。取利于彼。其爲謀亦巧矣。然用人傷于太多。古昔司徒。籍兵雖衆。而司馬。調之則寡。孫武言興師十萬。寧居七十萬人。是七家而取一卒也。今仲以爲五家爲軌。而一軌出卒五人。是一家而出一卒。何其太甚耶。仲之意以爲不如是。則霸業不可以猝就。苟一時之功。而廢先王經久之制。此仲之所以爲器小也。大臣之職。莫大于正君心。桓公自言有大邪三。而仲以爲無害。其所以害霸者。惟任賢之不專耳。是仲之意。不過欲其君專任己。而不參以他人。則己得以行其所欲爲耳。而不知君心不正。則爲治之本不立。功業豈能及遠哉。仲之經營霸業。八年而後成。蓋亦勤矣。然功業甫定。而其心侈然。娶三姓女。官事不攝。臺門反坫。用國君禮。己爲奢淫若是。又安能止其君之縱欲乎。君心日蠱壞。故仲一死而小人用事。史遷作夷吾傳。專攻其失。如桓公實怒少

姬襲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之不入。桓公實伐山戎。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皆探其心而深排之。然則後人何所取信哉。吾始亦疑之。讀孔孟之書。而後知孔子雖以仲爲器小。爲不知禮。然未嘗不稱其功。以爲民到于今受其賜。且有吾其左衽之嘆。其稱之如此。至孟子則不然。曰。管仲。曾西所不爲。而子爲我願之乎。誅絕之辭。略不少貸。孔孟豈有異旨哉。蓋仲于周衰之際。糾合諸侯。攘卻戎夷。有大功焉。孔子與丘明。實受其賜。不得不稱其功也。及孟子時。去管仲已遠。遷之世。相去又益遠。仲之澤已竭。而其過昭然不可掩矣。正其罪而誅絕之。其理固如此也。雖然。孔子作春秋。美桓公之盛。而管仲不見于經。豈非桓公尊賢之誠。可以引之當道。而仲以區區智術而小之。此固聖人之所貶也。噫。仲眞器小。聖人之言。眞足盡其生平哉。

商鞅論

商鞅用于秦。變法定令。已而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乃黥刑其師傅。夫太子。君嗣也。師傅爲戮。辱莫甚焉。而鞅以峻法繩之。不少假借。知有公家而不知其身。他日之利害。觀其迹若不徇己私者。謂之忠臣。夫豈不可。而君子羞道之。何哉。鞅非能忠者也。迹若不徇己。徇己之尤者也。或曰。鞅辱及君嗣。不顧其身之利害。焉在其爲徇己乎。曰。不然。鞅之舉動無非己私。彼以爲行法不自近。則令將不行。而無以濟己之欲。故假于公以成其私耳。鞅刻薄人也。其朝夕所圖。富強之效也。而富強不可驟致。則違道而圖

之先王之治民惟懼其不親睦也。今使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以離散其歡欣和睦。此豈先王之意哉。有功者顯榮。無功者無所芬華。甚者宗室非軍功不得爲屬籍。朝夕汲汲于功利而理之。是非可否不問也。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于道者有刑。使民惴惴然手足莫知所措。雖一時致富強之效。而秦之本根撥矣。鞅豈不知其悖理哉。以爲法禁不嚴。則富強之效不可致。富強之效不可致。則無以滿君之欲。而固己之寵也。夫以固寵之私而違道以邀功利。此非徇己之尤者乎。古者井田之法。自十夫有徑等而上之。爲畛爲涂爲道爲路至萬夫而止。所以通車徒。便往來。不得不若是詳也。鞅起而更之。併其千爲一。而謂之阡。併其百爲一。而謂之陌。阡陌之法行。則道路少而田益多。穀粟不勝其富。而井田雖廢不恤也。古者五家置一比長。等而上之。爲閭爲旅爲黨。皆置官焉。官雖多。廩祿雖費。而訓告其民者至悉也。鞅併鄉遂以爲縣。五千戶始置一令。不及此者。惟置長官。職既少而廩祿多歸于公上。雖變古法不顧也。嗟乎。古先聖王經理天下。事事物物各處其當。其思慮至悉。而鞅徑變之。以富強其國。以威制諸侯。以顯名于天下。以滿足其君之欲。以益固其位。鞅之徇己毋乃太甚哉。天下道二。曰公與私而已。公天理也。私人欲也。人欲熾于胷中。凡可以利己者無所不爲。而天理何在哉。景監嬖倖。而鞅因之以進。說君以帝道而不合。則屢變其說。而卒以強國之策售其欺。鞅之急于進取如此。其後秦人怨之者衆。趙良勸其去位而不能從。則其施爲舉錯。何往而非己私耶。嗚呼。其行法于君也。似不阿。其勤耕織也。似知本。其令行禁止也。

似有功。然探其心術。則人欲紛亂。而未嘗須臾寧息。君子豈以其迹而掩其心哉。道不拾遺。山無盜賊。人以是爲鞅之功。鞅以峻法繩其民。特劫于威服爾。何功之云。心術一差。萬事顚沛。君子是以知利心之不可有也。鞅之設心。日夜惟己是利。及其出亡。至無所舍。車裂以徇。爲千古笑。鞅亦何便于爲己利哉。

諸葛孔明論

君子胸中之規模。要不可狹也。有三代王佐之規模。斯有三代王佐之事業。甚哉。王佐之規模。非淺識所可窺也。彼道德之富。涵養之深。胸中所藏。莫知其際。豈可以一節稱。一行名哉。後世之士。不足以進于三代。我知之矣。自處爲甚卑。一節一行。足以自表。則其心足焉。宜其規模之狹。不足以望古人也。春秋以來。如鄭子產。晉叔向。皆賢卿大夫也。其規模已不足以望三代之士。又況秦漢而下乎。偉哉孔明。生于兩漢之後。而庶幾乎三代王佐之規模。此豈區區一節一行之士哉。高臥隆中。不求聞達。每抱膝從容長嘯。其所以自養者。孰得而測之。先主以帝室之胄。英才蓋世。枉駕草廬。三往而後見。非自尊也。其所抱負者大。用之不敢輕。使先主不能降屈以至于再三。吾有獨善其身而已矣。世方汲汲于功名。而孔明恬然若無意者。此其所存者何如。而規模豈易量哉。相先主治蜀。明賞罰。核名實。撫百姓。示儀範。此未足以見其規模也。蓋讀出師一表。而後知之。昔周家之制。中外一體。故王之左右。職衣服飲食者。皆屬之天官。惟其一體故也。自漢而下。無能識此意者。今孔明之言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具言其臣良

實忠純者。宮中之事。宜悉咨之。其深明夫一體之義乎。自古大臣出征于外。而國中晏然者。惟周公爲然。今孔明亦連歲出師。而未嘗以根本爲憂。非疎也。蓋有以處之也。郭攸之。費禕。董允之徒。朝夕翊贊于內。又有性行淑均如向寵者。又言侍中尚書。長史參軍。皆端良死節之臣。願親信之。其國中多賢若是。而誰敢萌窺覬之心。王佐之經綸。豈意復見于此時乎。彼非仕而後學者。意其在畎畝中。龐德公。徐元直之流。相與講之者熟矣。王通氏言。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卽其經畫。而探其所存。誠有足以興禮樂者。然吾有疑焉。劉璋本以好逆。而乃爲譎計以取其國。璋固漢賊也。孔明爲漢除殘。雖誅之可也。然既與之合矣。而又襲之。得無虧于信乎。治蜀太嚴。纖惡不宥。法正規之而不能從。且筆申韓管子六韜之書。以授後主。亦非三代王佐所以輔其君者。毋乃時不逮古。思其上者不可得。而姑爲其次者歟。然古人惟道之行。不可則止。未嘗少貶也。而孔明姑爲其次者。毋乃其學有所未至而然歟。雖然。王佐之不得見久矣。得見幾及焉者斯可矣。孔明之心。未嘗須臾忘漢。觀其大略。于王佐蓋幾焉。圖書其國。決非兩漢人物所可及也。迹其將有事于北。而恐有乘其後者。遂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既得孟獲。七縱七擒。以深折其心。然後孔明得安意北征而無所忌。蜀兵既寡。難以歲歲用。則使十二番休。故雖屢用之。而兵不罷。所爲八陣法。深得古意。用兵止如山。進退如風。所至營壘井竈。皆應繩墨。誠可謂善治軍者。行國君事而人不疑。李平。廖立。沒齒懷德。當三國土地分裂之餘。乃有人物如孔明者。而又何議焉。曰。孔明人傑也。君子要當以人傑待

之闊略優容所以待常人而施之賢者則否擿其所未至而以王佐繩之所以愛孔明也以孔明之規模而充以古聖賢之學將爲漢伊周矣惜乎其不全不盡也開國立配而所納乃劉焉之子婦身爲宰相而躬校簿書孔明而有伊周之學豈其不全不盡若是歟此吾所以重爲孔明惜也

陸宣公論

三代而上天下多全才自秦漢而下偏矣人才之不同國家盛衰之所關也三代而上有名世之君斯有名世之臣其器博故其用周內而承弼厥辟外而經理庶務恢恢乎無所處而不當是之爲全才而孰能指其偏者吾悲夫秦漢而下人物之不古也于此雖長于彼必短故夫忠言讜論拾遺補闕以正直聞世者有之矣然經濟天下之略鮮焉剸裁庶務經理疆埸以幹略過人者亦有矣然承弼人主之德者無聞焉人才之偏若是視三代之全才遼乎其不相及矣雖然天之生賢非有古今之殊豈可謂三代而後終無全才耶人惟安于淺陋不能充而大之故其不逮也如是若唐陸宣公其庶幾于全者矣德宗多欲之君也而贊道之以仁義德宗強明之君也而贊勸之以納諫知其好勝又恥聞過正言直指雖拂其意而無益也則和緩其辭而委曲其意不憚于諄諄而庶幾潛格其非心其言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所以切劘君心懇惻如此雖三代盛時承弼其君者何加焉當是時神策六軍悉戍關外未有爲根本慮者贊力言之而帝不從後涇師忽變其說始驗論防秋利害務所難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長深中當

時之病。且詳陳六失可去。八利可興之策。贊。儒生也。而邊境事諳練如此。則其胷中之經綸。豈易窺哉。世無全才久矣。今贊也。內而正君。外而謀國。繩愆糾謬之益。開物成務之策。綽然有餘。曾未聞有扞格而不通者。贊果何自而能全耶。吾知之矣。學問涵養。所以潛其心者至矣。小心精潔。未嘗有過。或規其太過。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他恤乎。惟其所學有自。故其燭理甚明。其律己甚嚴。其施于用者無不周也。觀其勸德宗以舍己以從衆。違欲以遵道。遠憸佞。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易行。不費神。不勞力。在約之于心爾。非心地明白。安能啓迪其君。若是之簡直耶。雖然。嘗以孔孟之道觀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禮貌未衰。言弗行則去之。此孔孟所以垂世立教者。贊之告君。不憚其煩。而帝每不能聽。知幾而作。不俟終日。可也。而贊獨安焉。陰失帝意。卒以貶死。贊誠有學者。曷不師孔孟而亟去之。嗚呼。可退而不退。宣公處之。必有深意。未可輕議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雖天下常理。然君子憂世之深。視天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雖知道之將廢。豈忍坐視而不救。必區區致力于未極之間。苟得爲之。孔孟所屑爲也。豈與小丈夫諫君不用。則悻悻然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者。比也。宣公所以不忍亟去者。意其在此。吾故曰。未可輕議也。

邊防質言論十事

竊惟當今之務。備邊爲急。而兵機將略。非儒者所當言。故孔子曰。軍旅之事。未嘗學也。而孟子亦云。善戰

者服上刑。嗚呼。信斯言也。不曰我戰則克。君子有不戰。戰必勝乎。然則兵機將略。乃儒者所當講也。撫簡策之所記。參師友之所談。條陳利害。達其意而已。不矜藻飾。故曰質言。

論戰

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此言國家之武備。不可一日弛。雖積安極治之世。不可忘戰。況危機交迫之時乎。竊料今日之勢。必至于戰。戰非美事也。不戰而屈人兵。豈不甚善。然觀時度勢。雖欲僥倖無戰而不可得。何者。敵失巢穴。假息河南。豪猾竝起者。必又從而蹙之。師一渡河。汴京鼎沸。浸淫不已。而侵軼之害。近在目前。能無戰乎。往者紹興講和。不過金人一國。和好既通。無復餘事。今蒙韃既衆。女眞據有之地。必將四分五裂。與我爲鄰。種類不一。必有崛強喜功。不我親睦者。能無戰乎。往者金人盛強。朝廷姑息。勉強和好。今金師屢敗。亡無日矣。而敢偃然自大。邀我聘使。索我歲幣。若遽許之。姦雄窺覘。謂吾衰弱已甚。故雖垂亡之寇。奉之惟謹。有鄙我心。輕來伐我。能無戰乎。金人我之深仇。而敢駐汴京者。謂我不能復讎。可以無南顧之憂也。遽與通和。必墮其計。若不欲遽絕之。姑告之曰。俟復還燕薊。交聘如故。委曲遷延。遲以歲月。殘寇必亡。萬一未亡。謂吾無信。致螫于我。斯與之戰。乘其衰弱。克之易耳。大抵爲國家者。固不宜好戰。亦不可憚戰。晉之渡江。國非不弱。而未嘗肯與敵和。石勒來聘。輒焚其幣。祖逖出鎮。而河南復爲晉土。苻秦南牧。一戰而卻之。蓋強敵在前。晉人朝思夕慮。求勝敵之策。所以克保其國。我朝中興之初。數與

敵戰。良將輩出。王師屢捷。岳飛。韓世忠。劉琦。吳玠之徒。勳烈表表于紹興間。非秦檜沮之。復故疆。刷國恥。端可必矣。今廟堂之上。圖畫邊備。如恐不及。必不以戰爲憚。而後人才共奮。何患其無成功哉。

論守

自古有戰則有守。戰所以摧敵。守所以固圉。兼而用之可也。故陸宣公論攻討之兵。則必有鎮守之兵。保親戚而後樂生。顧家業而後忘死。鎮守之兵也。今欲固吾封疆。使敵人無敢侵軼。豈可以無若是之兵哉。雖然。有若是之兵。則有若是之費。民力既竭。賦不可增。將何以給之。朝廷深計遠慮。令大軍有闕。無復更補。移其贍養之資。爲吾鎮守之費。招壯勇。充邊屯。各保其所。以待不虞。可謂妙于經畫矣。而或者有疑焉。昔我先朝用師西陲。夏竦請增置士兵。而楊偕建言。古者兵有九地。而士卒近家者。謂之散地。言其易離散也。偕之此言。本于孫武。武談兵之雄也。而深以散地爲戒。然則今日募兵屯邊。不離鄉井。敵人臨之。我不能禦。倏焉而散。果足以任保護之責乎。曰。孫子之意。非以散地爲不可戰也。要使人知所徹懼而已。譬之涉大川者。當憂其易溺。而非以大川爲不可涉也。戒之戒之。深虞其散。而有恩德以固結之。有法度以整齊之。斯不散矣。古之善馭軍者。撫之如慈父。制之如嚴師。其恩也如雨露之濡。其威也如雪霜之凜。威其恩者不忍散。畏其威者不敢散。協力一心。致死衛上。不啻如捍頭目。夫然後藩垣固。門戶壯矣。雖然。間諜不明。則軍情亦未易定。國初名將守邊。關市之征。恣其自用。厚給間諜。敵人動息。靡不知之。常先爲之

備。故寇入則必敗。其後李允則爲帥。卒有亡入敵境者。移檄索之。答以不知所在。則告之曰。是在某所。敵不敢匿。若今日邊將。亦能若是。則募兵可恃以無恐。而何憂其易散。請以此裨鎭守之說。

論招募

兵可募也。而亦甚難。徒有募兵之名。而無可使之實。何裨于武備哉。饑荒之歲。民無所得食。故募之易。閒暇之時。爲兵者未戰。故募之亦易。今年穀屢豐。邊事方急。惟豐也。故人無意于爲兵。惟急也。故人憚其爲兵。合斯二者。而下募兵之令。僅得夫驕怠脆弱。望風遁逃之人。將焉用之。然則當如之何。聞之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其賞信。其利厚。以是激之。將躍然奔赴。不可得而已矣。晉之平涼州也。馬隆募能挽弓四鈞。弩三十六鈞者。無問其所從來。立標簡試。旦及日中。得三千五百人。夫弓弩若是之勁。而應募若是之速。彼果何術以驅之耶。及觀涼州既平之後。朝廷欲加隆將士勳賞。有司以爲隆將士勳賞者。皆已先加顯爵。不應更授。楊珧駁之。乃復賜爵加秩。由是知此應募之初。未及征行。而勳賞已頒矣。夫安得而不勸。自春徂冬。成功而歸。不過一歲。而與之三年軍資。受賞多矣。夫又安得而不勸。今之招募。不識能如是否乎。嘗聞國初。邊將利權甚專。非私之也。欲其廣募驍勇爲爪牙也。中興之初。背嵬一軍。最爲勇健。各持巨斧。上摧人胸。下斬馬足。北敵深憚之。此殆李牧所謂百金之士也。豈止錢二三千之所能招。亦豈日給一二百錢之所能養乎。方今財計未充。誠難廣募。然捍禦應敵。有不可已者。惟當由中及外。痛節冗費。而專以

邊事爲急。庶乎其可辦矣。書不云乎。罔曰弗克。惟旣厥心。苟盡其心。事無不可爲者。

論橫烽

夫嚴守禦之備。募驍勇之兵。國事果濟矣乎。曰未也。兵力雖強。寡助則弱。主將雖賢。孤立則危。自古如是者多矣。毛寶之戍邾城也。以旁無應援而敗。張巡之守睢陽也。以援兵不至而覆。夫寶巡。非不智且勇也。嬰孤城。捍強寇。其力固不敵也。今夫手足相爲用。則其身安。鄰里交相助。則其家可保。矧天下事莫難乎兵。而可以無援乎。沿邊勁卒。分屯要害。宜若壯矣。然利害不相同。左右不相關。首尾不相副。聲勢不相接。則亦何以禦方來之寇。非寇不可禦也。獨以一軍當之。是以難爾。昔元祐初。范純仁經略環慶。建請諸路修橫烽之法。賊兵侵犯。則竝舉橫烽。傳報鄰路。且乞委經略司。選策應兵馬將副使臣。分爲二番。戒諭士卒。整繕器械。凡軍行不可闕之物。平時一一備具。常爲猝行之計。纔見橫烽。立相赴應。偉哉斯言。其常山蛇勢乎。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純仁深知兵略。得乃父仲淹之傳。故切于事情如此。今遺法俱在。曉然可行。凡封畛相接者。皆明乎患難相助之說。則雖有強寇。莫能肆毒矣。李崇刺兗州。患其士多盜。村置一樓。樓皆有鼓。盜之發也。次第擊之。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守其險要。靡不擒獲。此橫烽之近似者。猶立見效。況其大者乎。古人有言曰。同舟遇風。吳越相救。以此發明人心。使之協力無間。今之急務也。公朝急圖之。

論軍陣

橫烽之說。既言之矣。請復以古陣法明之。五人爲伍。伍有長。積而爲兩。爲卒。爲旅。爲師。爲軍。總萬二千五百人。兵亦衆矣。等級相承。職愈尊。則隸焉者愈衆。倡而率之。若身使臂。若臂使指。井然有條。雖繁不紊。故曰。治衆如治寡。分數定也。分數既定。交相爲用。雖變化無方。而體統常定。故曰。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諸葛亮妙達斯理。制爲八陣。以後爲前。以前爲後。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此古法也。布陣如此。誰能克之。此所以既擒孟獲。縱使更覈。而七縱七擒也。渭南之役。司馬懿久與相持而不敢戰。蓋知其不可敗也。史稱懿常遣兵掎亮之後。頗有殺獲。是其小小者。而其大勢。實未嘗動也。夫兵至于不可敗。則無敵于天下。戰至不可敗。則退焉而不可追。亮沒而師還。懿嘗躡之矣。楊儀反旗鳴鼓。而懿不敢追。蓋知其不可追也。深乎深乎。其神于用兵者乎。馬隆得之。涼州之役。樹機能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邀其前。或設伏以截其後。自謂謀無遺策矣。隆依八陣法。作偏箱車。且戰且前。奇謀間發。卒以全勝。此則孔明之故智也。唐太宗自稱吾擊弱敵。嘗突出其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可謂難能矣。然其所遇者脆敵爾。若以八陣法禦之。前可得而突。後可得而攻。是故莫精于古法。莫全于古法。善用兵者。當以是爲本。不本諸古。而率意以戰者。是謂浪戰。其勝者幸爾。張巡用兵不依古法。然其言曰。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驅之而往。若臂使指。卽古法也。有志于當世者。其精講之哉。

論訓習

有兵而不教。與無兵同。教之而不精。與不教同。夫人未有不可教者。怯者可使勇。弱者可使強。況天姿強勇者乎。孫武之教婦人也。約束既明。申令既熟。斬二隊長。而能于俄頃之間。使深宮之女。左右前後跪起。皆應規矩繩墨。馬燧節度河東。以騎士單弱。悉召牧馬廝養。教之數月。皆爲精騎。人豈有不可教者哉。古人知其然也。蒐苗獮狩。四時之間。未嘗不教。目熟于旌旗。耳熟于金鼓。手熟于器械。足熟于馳驟。坐作進退。無所不熟。被鎧甲不知其爲重。蹈險阻不知其爲危。教使然也。雖然。教之而無以激厲之。則如勿教而已矣。今國家所恃者。大軍也。雖曰教之。而激厲之術。闕焉不講。州郡亦然。禁旅廂卒。名之曰教。而無所激厲。猶不教也。凡人之情。孰不趨利。大軍財用。固自有餘。爲主帥者。視其技藝之精。月以一二千緡錢賚之。歲不過一二萬計。州郡財用亦非甚乏。爲郡將者。視其技藝之精。月以數百緡予之。歲不過數千緡計。厥費未爲廣也。而能使所在卒伍。皆爲精兵。豈非國家之大利耶。嘗觀李牧爲趙守邊。日擊數牛饗士。以歲計之。不勝其費矣。而無所靳惜。蓋振作士氣。義所當然。況當技藝既精。而無以旌別之。可乎。雖然。善其藝者。末也。善其心者。本也。古人教人。豈徒取其能而已哉。迪以忠孝。勉以信誠。赳赳武夫。足爲腹心。羣騶諸御。皆知禮義。是則可貴焉。爾泰誓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教戒之久。此心純一。人人可仗。此王者之師也。誰得而敵之。嗚呼。今爲軍帥。爲郡將者。盍亦究心于此乎。

論民兵

養兵之費。蠹財甚矣。而不得不養者。惟民無以衞。而國無以立也。嗚呼。盍亦求夫財用不耗。而自足以衞民立國者乎。古者兵出于民。戰攻守禦之具。盡在于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耰。其矛戟也。蓑薜簦笠。其甲冑干盾也。鑊鉦斧鋸杵臼。其攻城器械也。此太公對武王語也。推此類具言之。且曰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豈非兵民爲一之良法美意歟。擇其可教者而教之。軍旅之事。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自百而千。自千而萬。雖至于百萬可也。何患其無精兵耶。今日沿邊郡邑。有弓弩手。有山水寨。有義勇。有保捷。皆民之能爲兵者也。生長邊陲。體力堅悍。固已有可用之實矣。矧復有傑然于中者。世目之曰。土豪。聲燄所加。靡然從之。皆爲部曲。誠心以待之。恩禮以結之。平居減其租稅。臨事給以資裝。豈有不爲吾用者哉。周亞夫之伐七國也。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孟。一俠士爾。吳楚失之而輕。亞夫得之而重。衆中之傑。非他人匹也。然則今日之土豪。可不加厚哉。厚之者。不過數人。而從之者。不勝其衆。荀卿所謂。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得處事之要矣。因其徒衆。教之武藝。區別其能否。而勸沮加焉。皆精卒也。昔李抱眞。籍民爲兵。免其租徭。足爲農人之利。給以弓矢。不爲私家之費。習射于農隙。則不妨田功。賞罰于都試。則有以懲勸。而三丁選一。合于成周。其民可任之數。比及三年。得精兵二萬。不費廩給。雄視山東。嗚

呼。安得如斯人者。而辨斯事乎。

論軍法

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國容入軍。則民德弱。軍容入國。則民德廢。旨哉寬嚴異用。隨所宜施。不可以相雜也。軍旅尙嚴。不嚴則法不立。何者。兵死地也。人情誰不貪生而畏死。畏死之心重。則徇義之念輕。危機迫之。有走而已爾。古人深慮焉。故嚴爲之法。使人心曉然。皆知進猶可以求生。退必不免受戮。雖白刃如林。矢石如雨。無敢卻者。法使然也。夏商誓師。敢有不恭。孥戮加焉。周人大閱。斬牲以左右徇陣曰。不用命者斬之。其嚴如是。蓋不如是。則士不用命。無以取勝矣。自昔盛時。以嚴爲尙。豈非軍容固當爾耶。今所在雲屯。兵非不衆。而大軍驕惰。緩急難使。意者主將不嚴之故歟。主將之所以不嚴。得非掊克之過歟。虛籍之多歟。姦弊日滋。而無以服其心歟。夫如是。故不得不寬。寬弛之久。驅之戰陣。誰肯盡力。且夫憤帥之弊。其來久矣。至更化而後革。方其選用之初。固無所事。日月寖久。每患失之。苞苴之交結。猶曩時之憤帥也。交結猶故。則掊克亦然。上虐其下。下慢其上。雖欲以法齊之。其可得乎。拔本塞源。痛革斯弊。所望于公朝也。夫軍情無常。畏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古之爲將者。受命則忘其家。臨軍則忘其親。援桴鼓則忘其身。令發之日。坐者涕霑襟。臥者涕交頤。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意。故畏將而不畏敵。人百其勇。所向有功。今之人心。古之人心也。爲將帥者。誠能立法自其身始。則三軍之士。亦將畏將而不畏

敵矣。史稱衞青。勇于當敵。常爲士卒先。霍去病。常以壯士先其大軍。夫以元戎之主。不顧患難。以身先之。其誰敢不效死。茲其所以爲名將也夫。

論將帥

孫臏策龐涓。夜至馬陵。既而果至。李光弼料高暉。李百越。降于雍希顒。既而果降。英材絕識。洞照物情。出于常人智慮之表。宜其成功之超卓也。李牧。收民人入堡。以譎匈奴。周亞夫。堅壁不戰。以挫吳楚。養威持重。迎機而發。其兵家之所謂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者耶。韓信。有舉燕趙擊齊。絕楚糧道。會于滎陽之請。諸葛亮。有跨荆益。保嶲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之言。宏規遠略。不愆于素。非小才小智之所及。趙充國。以不戰而屈人兵。而罕开自降。羊祜。修德信以懷吳人。而陸抗心服。雍容不迫。有古人之風焉。嗚呼。必若是而後可以爲將矣。雖然。此等人物。豈常有哉。必不得已。舍其所短。取其所長。亦足以集事功矣。夫人固有決不可用者。反覆難信。跋扈不恭。雖終身棄之。亦不爲過。其或偶有差失。而材智過人者。其可終廢乎。且孟明嘗爲晉擒矣。李廣嘗爲敵擒矣。然且不廢。況未至于見擒者乎。鄧禹之師。嘗衂于赤眉矣。郭子儀之師。嘗潰于相州矣。然且宥之。況未至喪師者乎。美玉有瑕。未害其爲寶。良馬或踶。未害其爲駿。人才難得。正不可以一眚之故。而遂廢之也。且夫將帥取其才能。不必責以廉謹。故兵法有所謂使貪者。國初委任諸將。得其道矣。自西邊用兵。有以公使錢得罪者。法令既密。故武功不逮。可戒哉。小廉

曲謹之人。雖不聞顯過。而其實難用。材器磊落之士。雖不修細行。而可與有爲。今日之勢。亦云急矣。爲將帥者。正當度越拘攣。收拾才俊。爲腹心爪牙之用。昔趙奢爲將。奉飯而進之者以百數。所友者以千數。待士如此。供億之費可知矣。今諸將能循此軌轍。豈不甚善。然供億既煩。則支費必廣。毋以三尺繩之。庶乎其可也。何承矩築塘貯水。大興屯田。因以設險。爲戎馬之限。厥功偉矣。然輒改詔書。罪之大者也。先朝念其有功。且優容之。此鼓舞豪傑之機括也。豈非今日之所當取則者乎。

論重鎮

自古善爲國者。必有可以憑藉之地。亦必有可以憑藉之人。故衆建諸侯。而有方伯連帥者焉。宏材碩德。巋然爲一時之望。侯國視爲準。則王室賴以安強。故古人注意焉。今之帥閫。古方伯也。都會之地。俱爲重鎮。然當邊事方殷之時。就諸鎮中。有尤重者焉。不知皆勝其任乎。抑猶有物望未孚者乎。夫重鎮若巨室然。生理備具。取之不乏。可以傳之子孫。是謂家計。立規模。植根本。足以弼成丕基。豈非家計之大者耶。昔者高帝征戰于外。而得蕭何焉。爲家計于關中。光武亦征戰于外。而得寇恂焉。爲家計于河內。是二臣者。其謀慮深長。其經理周密。凡國所急者。物物咸具。故二君賴之以成帝業。今吾所憑藉者。果何如哉。敵有將亡之形。而猶敢以虛聲加我。我有可乘之機。而猶未能以重兵壓之。是何也。則以內求諸己。未能無慊也。然則若何而可。曰。選用眞賢。付之閫寄。而植立其所謂家計者。斯得之矣。孰爲眞賢。曰。朝野之間。翕然

同稱。無有異辭。是謂公論所歸。斯眞賢也。今之諸鎭。固欲得如斯人者矣。而猶慮其未然。故願公朝更加察焉。選擇人物。分處要地。尊其位。重其祿。假之以權。財賦皆得自用。官屬皆得自辟。展布四體。惟所欲爲。人所難辨之事。次第而舉。然後中國有所憑藉矣。雖崛起方張者。猶將畏之。況垂亡之國乎。昔者晉室南渡。方伯之任。莫重于荆徐。荆州爲國西門。刺史常督七八州。獨爲雄盛。故禍變雖作。未幾復安。實賴于重鎭焉。由是觀之。擇眞賢。據都會。豈非今日之要務哉。

雜著

權大安軍楊震仲諡節毅諡議

議曰。生死天下之常理。忠義人臣之大閑。有志之士。寧殺其身。毋容幸免者。不敢以常理而越大閑也。雖然。死有易有難。亦視時之嚴與寬何如。其嚴也。稍失臣節。必誅無赦。等死。死節爲愈。故趨死也易。其寬也。有罪未必誅。忍恥貪生。亦可以徼倖。故就死也難。嗚呼。不以寬嚴貳其心。大義所在。視死如歸者。其惟烈丈夫乎。楊公震仲。始以興元倅。權知大安軍。逆曦檄還興元。且使來見。見固不可。去之其可乎。我朝法令至寬。潔身而去。不從叛逆。朝廷必將矜而宥之。公心固知之矣。獨念興元之還賊。欲仗我而逐其帥。帥可逐乎。我一失節。人必效之。郡縣皆爲賊守。而蜀非國家有矣。節可屈乎。節苟不屈。此身雖死。猶不死也。屈節辱身。苟活于世。復何面目見士大夫乎。且人所以異于禽獸者。此心之良爾。昧于君臣之義。而斲喪其

良心。則與禽獸奚別。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聖賢立論。其嚴如此。後之爲臣者。其可干名犯義。而自棄于小人之域乎。其可舍順從逆。以自全其區區之身乎。此公之所以死也。太常定謚。能固所守曰節。彊而有斷曰毅。可謂無忝矣。自公之死。大義著明。人心興起。勃勃乎其不可遏。掃除妖氛。清我西土。第其功者。以手翦逆臣爲首。而君子謂公首倡大義。功不在誅逆者之下。此奉常定謚之本旨也。茲不敢違。謹議。

讀管子

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客等語。亦種蠡所尊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爲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齊整。此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羣籍。古文日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稍絀矣。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謀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施設。果傳于世。淺識之士。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親嘗經紀者。豈不爲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徑。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爲申韓之先驅。鞅斯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張魯川字說

廬陵張君名洙。求字于余。敬字之曰。魯川。且告之曰。子之名。乃吾夫子教育英才之地也。以天縱之聖。統盟斯道。俾萬世之下。人心著明三綱五常。不泯不墜者。其惟夫子乎。斯名不絕于口。則斯道不忘于心。又重之以斯字。人以是而稱子。入乎耳。著乎心。夫子之道。將終其身而弗之忘矣。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孔子之謂集大成。言此心此道。無一毫之差。至中至正。至大至精。萬世學者之準的也。有志于此。則日進日新莫之能禦矣。子其勉之。

吳晦夫字說

吳生炎。求字于余。余字之曰晦夫。中庸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旨哉斯言。古人爲己工夫。至精至密。至深至實。無愧乎此心而已。晦夫其勉之。

鄭德源字說

友人鄭君名清之。求字于余。敬字之曰德源。夫水至清也。而所以清者源也。源之始發。莫或汩之。何嘗有不清哉。惟人亦然。純粹不雜。天之所與也。萬善皆由是出。故謂之源。源微而難明。一毫有差。非其源矣。惟至精者能察之。蚤夜以思。不得弗措。所以求其源也。幸而得之。兢兢業業。無敢放逸。所以養其源也。三才同源。養而無害。則與天地相似。苟爲無源。雖以善爲之。其違道遠矣。鄉原似忠信。似廉潔。而不可入堯舜

之道。楊墨似仁似義。而卒蹈于無父無君之域。源哉源哉。可以精講而實得之哉。乍見孺子將入于井。而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簞食豆羹弗得則死。而不屑于蹴爾之與。非有所計慮于其間也。由中而發。不期而應。此天機之自然也。立身之源。于是乎在。流而不息。孰能禦之。德源可不篤志于此哉。

書贈傅正夫

學以自得爲貴。學不自得。猶不學也。今觀論語一書。多六經之所未嘗言。而孟氏一書。又多論語之所未嘗言。大聖大賢。豈故求異于人哉。得于心。發于言。亦不自知其爲異也。夫是之爲自得之學。嗚呼。此理微矣。自象山既歿之後。而自得之學。始大興于慈湖。其初雖有得于象山。而日用其力。超然獨見。開明人心。大有功于後學。可不謂自得乎。雖然慈湖之學。慈湖所自有也。學于慈湖者當如之何。蚤夜以思。求所以心通默識者。改過遷善。日進不止。必將大有所發揮。豈必一一躡其迹哉。如是則可謂善學矣。正夫固有志于斯者。某故因以告之。

書贈張伯常

口傳耳受。雖多奚爲。發憤力行。弗得弗措。過雖微而必改。善雖小而必爲。立志貴乎恢張。保德務在兢業。毫髮有疑。不可謂學。純明不貳。斯之謂盛。

書贈吳定夫

南城吳定夫。布衣芒履。走天下。欲遍識當世賢者。所賫一布囊。其囊用八尺布縮縫之。其末衡縫之。虛其半以便出納。權其輕重長短。中分置肩上。丁亥年定夫來訪余與王去非。今年春去非奉命守昭武。時昭武盜方熾。而去非行速。親舊不及偕。亦無與偕者。定夫時到中都。慨然曰。王君事不辭難。君臣之義也。我輩獨無朋友之義乎。卽肩布囊。臥起隨之。飲食必親嘗乃進。凡去非平日親舊。知定夫在焉。心乃安。嗚呼。定夫豈直知朋友之義而已哉。今夫士大夫義不勝利。公不勝私。惟知剝民脂膏。以自封靡。一旦聞金革之事。則心搖膽戰。口出寒液。雖驅之且不前。盜賊之敢于陸梁。其端由之。若王君去非。雖未敢以克亂全才自許。而其至公血誠。上通于天。目前未見其比。使盜賊而禽獸其心。則已若猶人也。能不爲去非感乎。定夫知之審矣。故奮然而行。豈特知有朋友之義而已哉。方定夫訪余時。余館之社倉。凡倉前居民之貧者。多受惠。有一人操舟失業。且丐矣。定夫探囊出錢。買舟與之。今數口獲全。而舟固在。余以其用之輕。疑其所齎者厚。不復察。既去。乃知匱矣。欲周之不及。去踰年。有見之婺源者。傾囊。惟得所見諸賢像。蓋定夫每見一人。則密屬畫工圖之。他皆無取。其嗜好如此。余欲方之古人。未見其的。因寄以白苧一端。聊賦二十八字。戲且謝之。寄我南中布一箇。布錢還出布囊中。長房定有神仙術。可解傾囊賞戰功。

書贈蔣宰

康誥曰。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

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君子之道。無所不取。則智益明。德益崇。以臨其民。則恢然有餘裕矣。求之不廣。用之易竭。無以深得乎民心。又豈能爲俊偉光明之事業乎。周公之稱康叔曰。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則康叔之賢。有大過人者矣。君臨其國。不過百里。封畛若是其狹也。可不勞而治。而委曲告戒。必欲其無所不取。非獨一端而止。以商周爲未足。而又及于古先哲王。則所求者愈廣矣。土不過同而唐虞是則。毋乃割雞而用牛刀乎。曰。茲所以爲古治之盛也。今爲縣令者。豐財而已爾。巧諂而已爾。徒爲一身計。而未嘗爲吾民計。有談古人之盛美者。則鄙笑以爲迂。而豈能有所取法乎。鄉君子蔣君伯見。處衰俗之中。而慨然有復古之心。聞嘉言善行。求之如不及。百里之民。其將均被其澤乎。其之官也。踵門告別。某敬書以贈之。

絜齋集卷八

序

繁昌鄉飲序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莫尊于聖人。不可復加矣。然不過于人倫之中。全之盡之。非能外是而加毫末也。其言之的如此。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行之疾徐。跬步之差爾。而弟與不弟。是非異塗。堯舜桀跖之所由分也。豈可謂細事哉。古者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籩豆之多寡。皆視其齒。其別有四。嚴于長幼之辨如此。風教所關故也。而俗吏以爲不急而忽之。而廢之。可乎。吾友南仲。宗室之秀也。名善潼。有志斯道。爲宰繁昌。舉行鄉飲于學。倣古者賓主介僎。三賓衆賓之制。三揖三遜。獻酬修爵之儀。而參以今禮。濟濟乎其可觀。秩秩乎其可則。周旋其間者。悌順恭遜之美。油然而生。世俗桀驁之習。泯焉不作。而司正揚觶。又語以忠于君。孝于親。睦于閨門。比于鄉黨者。其爲化民成俗之助。不既多乎。昔子游弦歌武城。其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南仲之意。端在于此。余是以嘉之。

象山先生文集序

天有北辰。而衆星拱焉。地有泰嶽。而衆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之北辰泰嶽歟。自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寖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謁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眞。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未能深信。謂道爲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爲邈。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道愈湮鬱。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塗。如藥久病。迷者悟。病者愈。不越于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宏矣。先生之言。悉由中出。上而啓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遏俗學之橫流。煖天下于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茲乎。燮識先生于行都。親博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有昏怠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矧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己歟。先生之沒餘二十年。遺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神俱肅。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尙多缺略。先生之子持之伯微。裒而益之。合二十卷。刊于倉司。流布寖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徧。言近而指遠。雖使古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茲其所以爲後學師表歟。先生諱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也。嘗講學于象山。學者尊之爲象山先生云。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門人四明袁燮謹書。

浮光戰守錄序

自古論兵家之勝負者。繫乎算之多與寡而已。然算之多寡。有甚相遼絕者。有相去無幾者。趙括之疎也。而遇白起。陳餘之迂也。而遇韓信。不待兩軍交鋒。而勝負已分矣。曹孟德一世之雄。而敗于周瑜。杜曾勇冠三軍。而敗于周訪。夫曹與杜。豈可謂無算一時者。然有所不若。則不能制敵。而敵制之。譬諸奕焉。舉棋一差。斯不勝其耦矣。是故用兵爲最難。兵與地豈可以易言哉。昔者夫子嘗曰。我戰則克。而答子路三軍之問。則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其計慮之精深。隄防之嚴密。無復遺策矣。以天縱之將聖。猶不敢忽如是。況他人乎。今觀浮光戰守錄。太守柴侯。以寡敵衆。而三年之間。戰則必克。守則必固。威名赫然。震耀當世。或者精深而嚴密。亦有非常人所能窺測者歟。夫戰而無謀。謂之浪戰。守而無策。謂之徒守。柴侯之所爲。豈倉猝舉事。僥倖于一擲哉。誠心爲國不顧一身之利害。君子觀其忠。兼通羣書。周知兵家之機要。君子觀其略。出奇無窮。有似乎卽墨之守。君子觀其智。戰于城外。取則于昆陽之師。君子觀其勇。合是四者。何事不集。而又能勤于求助。王君辛名將也。安昌之役。突入敵帳。梟統軍首。可謂膽勇矣。而與之協力。及其他才俊。鼓之舞之。頡頏爭奮。共圖勳業。皆得牽聯登載于此。吳志有之曰。同舟涉海。一事不牢。俱受其敗。浮光之戰守。眞無一事之不牢者歟。此余所以三復是錄。而深嘉之。

送右史將漕江左序

起居眞舍人。以精博之學。端方之操。立螭坳。進讜言。蹇蹇諤諤。作時砥柱。搢紳倚以爲重。海內想望風采。嗚呼。可謂正人也已。邊事方殷。將漕江左。欲豫爲戰艦之備。朝家委寄之意。亦不輕矣。而一時公論。皆深惜其去。蓋汲直在朝。淮南寢謀。忠鯁之士。精神折衝。國勢所賴以安強也。其可遠去乎。雖然。前朝舊事。凡欲畀以大任者。皆先歷河北都漕等官。蓋欲其諳事宜。積雅望也。今之選用。無亦是意乎。起居正色敢言。知有吾君。而不知有吾身。知有宗社生靈。而不知有吾家。視此身之進退。不啻如浮雲之去來。未嘗以他念雜之。玉壺寒冰。表裏洞徹。此則起居之本心。非由外至者也。昔者伯禹治水。八年于外。過門而不入。子泣而弗顧。夫片時之頃。一至其家。似未害也。而有所不暇。此聖人之心。所以精一也。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維此大本。不必他求。卓然不貳。萬善咸具。古人所以兢兢業業。不敢稍懈者。懼其或貳也。起居常秉茲心。造次不舍。惟正途是遵。惟公家是念。力持斯世。將有望焉。詩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起居其思之。

題跋

跋丁未御書

君臣父子。人之大倫也。君父蒙塵于外。而臣子恬然坐視弗救。豈復有人心哉。靖康之禍慘矣。公卿大臣。平居獻佞貢諛。臨難奉頭鼠竄。宗邑傾危。曾莫之恤。延康尙書何公。獨能忠義奮發。糾合同盟。倡大義于

天下。聖心簡在。寵以奎畫。其後歸諸御府。而別錄之。以寶藏于家。尙書之志念深矣。昔穆王命君牙曰。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孟子亦稱故國非喬木之謂。世臣之謂也。尙書忠義如此。後嗣子孫。誠能續而不絕。斯足以世其家矣。嗚呼。其偉矣夫。

跋宣和六年御製賜沈晦

國朝取士之盛。是年爲最。蓋承平既久。俊秀雲集。徽皇聖度兼容。纖芥之善。網羅不遺。殿廬攷閱。將軍別有旨。以御前特試者。參入五等。凡七十餘人。非故事也。或者聖意自有所在耶。沈公晦。萬言正對。爲天下第一。既而致身侍從。直道進退。蔚爲名臣。其曾孫臨川法曹燧示臣以聞喜宴所賜御詩。既見當時寵光之盛矣。而復以乃祖奏議一巨編。俾臣觀之。忠鯁深切。皆足以感格君心。興起世道。臣益知徽祖所以簡拔眞才。蓋不專取夫象數之學。嗚呼。偉哉。

跋雲巢王公續雅

雲巢王公。名卿之子也。嗜古書。有美才。而恬于榮利。凡世俗所樂者。不入于心。而巖壑奇絕之趣。斯須不忘也。胸襟如此。發而爲詩。清新俊逸。出乎塵垢之外。理當然爾。傳曰。不知其人視其友。紫微于湖張公。一代之傑也。而與雲巢爲莫逆交。更唱迭和。則雲巢之高致可知矣。余來臨汝。始識雲巢之二子。皆修謹守家法。一日示予以先大夫續雅一編。予敬觀之。皆超軼絕塵語也。秋山詩云。朝來倚危欄。爽氣眞可嚥。此

非喫烟火食人所能道者。二子盍面山築小亭。名之曰嘯爽。以無忘先君子之雅趣乎。

跋高公所書孝經

孝經一書。百行之根源也。贈特進四明高公。嘗親筆之。以授其孫。傳之至今。特進乃春官貳卿介弟。貳卿以學行之粹。著稱于紹興間。與秦丞相相忤。終其身不復用。屏居鄉閭。士之得于親炙。有所啓發者多矣。況其同氣之親乎。今觀其遺書。楷而有法。無一點一畫。猝然而作者。揚子雲言。書。心畫也。柳誠懸亦云。心正則筆正。心者一身之宗主。家傳之要道也。人孰不愛其子孫。與之爵秩。心不正則不能繼。豐其財用。心不正則不能保。惟此心之傳。精純不雜。氣脈不間。其將彌久而彌昌乎。公之曾孫。國子進士指。得此一編。保而藏之。所以寶此心也。高氏之興。庶乎未艾。余是以嘉之。

跋中丞陸公奏稾

陸中丞者。闕其名。然以徽皇實錄觀之。政和六年。七月丙辰。大司成陸蘊。除中丞。七年。五月甲午。盛章以宣和殿學士。提舉崇福宮。是月庚戌。中丞陸蘊。以龍圖閣待制。知福州。今觀奏稾。論盛章一疏。乃章奉祠之後。尋許朔望入朝。中丞惡其不正。是以攻之。當是時。士大夫柔佞成風。而獨能排姦如此。所謂鳳鳴朝陽者耶。未幾補外。可爲太息。其後有陸德先者。亦爲中丞。無所建明。非蘊比也。余故表而出之。

跋胡文恭草稾後

胡公外和而中剛。平居温温。不動聲氣。謹重不輕發。發亦不可回。此歐陽公所以有取也。蘇子由。以直言對策。指陳闕失。批逆鱗而不顧。可謂忠讜矣。而堅欲黜之。何哉。雖然。公非惡直醜正者。內侍楊懷敏。勢動中外。既以罪斥。未幾召復故官。公時知制誥。極論其不可。不爲草制。亦可謂有守矣。論人物者。毋以一眚掩其他美。可也。

跋李丞相論和議稾

漢仲長統有言。中世之選三公也。務于淸慤謹畏。是乃婦女之檢閑。鄉曲之常人爾。信哉扶顚持危。國家重寄。非英偉奇傑之士。孰能勝之。若李公者。足以當乎此矣。觀其言語字畫。猶足以使人起敬。況親炙之乎。李公取友必端。則常公亦正人也。余是以兩賢之。

跋忠節傳

李蘄州之歿。某既銘其墓矣。今又得諸賢相繼。正論互發。而大義愈益光明。縱有不知而妄議者。于正人何傷焉。而有可深恨者。古制不明。守禦之職。懵不知其所在。遂使忠臣義士。枉被其毒。且蘄州今爲次邊。距極邊亦遠矣。而敵人無所忌憚。輒敢破我籓籬。越我堂奧。而深入我之次邊。是誰之過歟。古人稱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蓋守禦之地。當于其遠。近不足言也。而居極邊者。不任其職。方伯連帥。緩不及事。而剖符次邊者。獨當其鋒。豈不難哉。啓敵人輕侮之心。爲邊境無

窮之害。既遂其欲。稍有間隙。又將乘之。使吾奔命不暇。將何便于此。皆守禦之職。苟且因循。不于其遠之故。誠得如李牧趙奢輩。訓吾甲兵。足吾財用。豐吾犒賞。嚴備而固守之。彼或侵疆。吾尾其後。豈能無反顧之憂哉。古所謂老熊當道臥。貉子不敢過者也。雖藩籬不可得而攻。又豈能越吾之堂奧乎。又豈能窺吾之近邊乎。當今之務。莫切于此。忠于國家者。盍爲明時亟言之。

跋羅亨甫書陳使者死節事

有愧而生。不若無愧而死。大義昭然。若揭日月。人之良心也。陳公之死節。非有意爲之。大本著明。如水之寒。火之熱。天性則然爾。嗚呼。可尙也夫。

跋相山正論

故樞密使王公。淳熙間召爲大宗伯。某進拜焉。儀表豐偉。議論英發。當今海內。有如此人物。可謂罕見矣。今觀相山正論一編。乃識其源流之所自。艱難之秋。忠憤鯁切。明白精當。人所不敢及者。公能言之。深有補于當世急務。家教所漸。宜其有子如此哉。及讀尙書倪公表先待制之墓。于是益知其所從出。姦相盜權。妄開邊隙。無敢少拂其意者。而公獨力與之爭。曾不暇爲一身計。非相山教以義方之明驗歟。夫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而已。故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義者。天下之公。利者。一己之私也。忠臣之心。知有國家焉爾。遑他恤乎。王氏一門。正人繼作。遂爲世家。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喬木之謂。而世臣之謂。若伊

尹之有陟。周公之有伯禽。召康公之有虎。始可謂能世其家者。料院天姿英邁。寤寐于斯。必將竭其忠誠。與其先世同一軌轍。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嗚呼。尙勉之哉。

跋滕君勿齋記後

士君子之立于斯世。所以殊于衆人者。以其知道也。不學則不知道。不知道則無以爲人。故聖人有言。朝聞道。夕死可矣。夕死而甘心。至切之辭也。何謂道。曰。此是彼非。不過兩端。舍其非。從其是。道在是矣。皇極之敷言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旨哉言乎。勿爲不善。有不可勝用者。孟子亦云。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古人明白切至之論。大槩如此。滕君以勿名齋。其義至約。而所該甚廣。有合于古人之心。余是以嘉之。

跋子淵兄弟行實

士大夫有立于當世。要以尙志爲本。其志不大。而朝思夕慮。不出于蕞爾形體之微。其何以任重致遠乎。南城傅氏兄弟。天資俱高。輔以篤學。不安于小成。而用力于大道。昭晰無疑。毫髮不差。子淵之所得于象山先生者。可謂端的矣。二弟繼之。同此一源。皆人中之傑也。子淵化行百里。不勞施爲。自然感動。三年間。杖有罪者纔十有六。此豈小丈夫挾區區之智術者所能爲乎。和父居官。率由此道。子野雖老于韋布。而

開禧所上書。慨然有憂宗社生靈之心。其子正夫。親炙慈湖。有得于中。氣脈相續。無有間斷。夫以古先盛時人物爲的。而自漢而下有所不屑。始可謂有大志矣。日進無疆。誰能禦之。有其善。喪厥善。智及之。仁不能守。雖得必失。則其志猶未大也。嗚呼。可不勉哉。

跋祖姑歲月記

某生于紹興甲子。爲兒時。先妣戴淑人。屢爲某言六世祖姑之賢。祖姑適奉川蔣氏。其歿也。以辛未之春。某生八年矣。奉川距城差遠。厥子若孫。未嘗相與還往。嘉定壬午歲。始有見訪者。問其家世。則祖姑之孫也。示某祖姑歲月記。稱贊之語。與先淑人所言皆合。臨死生之際。恬然不亂。若有所悟入者。可不謂賢乎。而不能保天年。纔三十有一而終。可爲永嘆。其孫名懌。亦佳士。以祖姑之善行。餘慶所鍾。宜其有後也。方興未艾。于是可占云。

題魏丞相詩

古人之作詩。猶天籟之自鳴爾。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直己而發。不知其所以然。又何暇求夫語言之工哉。故聖人斷之曰。思無邪。心無邪思。一言一句。自然精粹。此所以垂百世之典刑也。魏晉諸賢之作。雖不逮古。猶有春容恬暢之風。而陶靖節爲最。不煩雕琢。理趣深長。非餘子所及。故東坡蘇公言。淵明不爲詩。寫其胸中之妙爾。唐人最工于詩。苦心疲神以索之。句愈新巧。去古愈遠。獨杜少陵。雄傑宏放。兼有衆美。可

謂難能矣。然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子美所自道也。詩本言志。而以驚人爲能。與古異矣。後生承風。薰染積習。甚者推敲二字。毫釐必計。或其母憂之謂。是兒欲嘔出心乃已。鐫磨鍛鍊。至是而極。孰知夫古人之詩。吟咏情性。渾然天成者乎。丞相壽春魏公。以詩名聞天下。清雄贍逸。而歸于義理之正。其發有源。故流不竭。蓋公嘗使北矣。冒不測之險。戈戟滿前。不少撓屈。卒定敵國之禮。相我阜陵。中外寧一。其薨且葬也。故相陳申公。作詩挽之。有讜論見排姦之句。則知當時邪佞小人。見沮于公者不少矣。正直如是。詩律之嚴。可推而知也。某來臨汝。公孫某爲郡丞。示公遺藁。見屬爲序。某非工詩者。又豈能評詩。然古國風雅頌之微旨。嘗探索之。得其大略。以律後世之爲詩者。品格高下。瞭然可睹。故于公斂衽起敬焉。敬其詩者。敬其人也。公之名德。死且不朽。公之篇咏。亦將流傳于無窮。嗚呼。可敬也夫。

題宋教授詩册後

余觀工于詩者。代不乏人。而能世其家者幾希。惟杜審言之孫甫。最爲烜赫。蘇東坡之後過。頗有佳語。而去迺翁遠甚。不足以相繼。今西園公阮。以詩鳴。而謙甫之詩。偉麗清騷。酷肖迺翁之風。此所謂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者耶。然西園位不配德。年亦不壽。識者傷之。謙甫齒髮方壯。志氣挺特。議論堅正。而風骨難老。他日必將光大其門。一第豈足道哉。此余所以知宋氏之方興而未艾云。

跋陳宜州詩

嘉定中。余官成均。始識陳宜州之子森。愛其風度灑落。志操堅正。而知源流之有自。今觀宜州親筆此詩。信哉有是父。所以有是子耶。夫人心至靈。是非善惡。靡不知之。以邊功幸賞之故。而置六十四人于死地。豈人之本心哉。利欲誘之。不能自克爾。宜州力爭之。寧得罪以去。而不忍六十四人死于非辜。卒全其生。非有爲而然。本心著明。自不能已爾。由是觀之。士君子平居講學。果爲何事。一言以蔽之曰。不沒其本心而已。萬善之原。皆繇是出。嗚呼。寧不偉哉。

跋東坡詞

裕陵可謂英主矣。憤外域之彊。欲以威制之。用師西羌。所以斷匈奴右臂。爲收復燕南之階也。睿謨遠矣。鬼章靑宜結之捷。揆厥所原。于是歸功焉。告裕陵詞。蘇公筆也。與此歌同指。銘溫公墓隧。亦稱四夷來同。爲神考之功。然則威外裔。安中夏。固帝王之長算偉績也。嗚呼。醜類方強。猶欲服之。況至弱之時。易爲力者乎。

跋八箴

八箴之作。可謂忠告善道。篤于朋友之義矣。臨川使君。實佩服之。造次不忘。可謂有志于斯道矣。然余以爲八者。厥名雖殊。其本一也。人之本心。萬善咸具。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嗟來之食。寧死不受。是之謂本心。然則公。廉。勤。謹。忠。信。和。緩。非人之本心乎。大本昭融。一以貫之可也。

跋先倉部戲賀何端明得子詩

慶門昨夜夢熊羆。曉得明珠照鳳池。卻憶劉郎詩句好。海中仙果子生遲。端明尚書何公。娶某之高祖父光祿公之女。爲越國夫人。歲在丁未。尚書帥師勤王。已而暫寓甬東。曾大父被命守泗。待次于家。因得與尚書周旋。小詩倡酬。雖一時戲語。而字字精當。前輩風流醞藉。亦足以窺一斑矣。尚書之曾孫處權。出此卷示某。感嘆久之。敬書其後。以致兩翁情義之篤。後裔所不可忘者。

題孫吉甫遊東山跋

論者多非晉人尚清談。雖謝太傅之賢。亦不免見譏。嗟夫。謝公豈易及哉。淝水之役。苻秦以百萬之師。下瞰長江。京邑震恐。不知所措。而公從容應之。曾無懼色。毋乃姑爲是矯情以鎮物歟。曰。非也。公之料事審矣。平居暇日家庭之間。與其弟及兄子。朝夕切磨。講之熟矣。制勝之具。了然于胸中。談笑指麾。摧折勍敵。迄不復振。謝公豈易及哉。吾友孫君吉甫。學通古今。述東山經行寓止之處甚備。非愛東山也。愛謝公也。昔召伯之教。明于南國。憩茇所在。後人追思。勿翦其木。而甘棠之詩作。非愛甘棠也。愛召伯也。吉甫之意。或者亦出于是也夫。

跋西園詩集

歐陽公言語妙天下。渾然精粹。無片言半辭舛駁于其間。可謂至矣。而張之壁間。往復觀之。一字未安。改

之乃已。譬之美玉。極雕琢之工。而後瑩乎其可觀也。今觀西園公之詩亦然。精麗高雅。無辛苦迫切之態。若不甚經意者。而閱其藁。則竄定多矣。大抵似其爲人。自律甚嚴。纖微有所必計。廉白之操。著稱一時。宜其發于筆端。亦猶是也。余是以深嘉之。

題彭君築象山室

義理之學。乾道淳熙間。講切尤精。一時碩學。爲後宗師者。班班可覩矣。而切近端的。平正明白。惟象山先生爲然。或謂先生之學。如禪家者流。單傳心印。此不謂知先生者。先生發明本心。昭如日月之揭。豈恍惚茫昧。自神其說者哉。彭君清貧至骨。而能築室于山。以屈致明師。可謂知所尊尚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慕景行而行之。猶仰高山而身履其巔也。尙勉之哉。

跋二王帖

穆王命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又曰。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宣王命召穆公。亦以康公期之。曰。召公維翰。謂康公也。曰召公是似。欲穆公似乃祖也。治世盛時。所貴乎世家者蓋如此。今觀二王相繼。名德歸然。可謂盛矣。爲之後裔者。可不自勉哉。

題王逸少帖

鍾鼎古篆莊重有典則。如正人端士。對之令人起敬。篆變而隸。猶曰近古。自東晉以來。推王逸少爲第一。

不知篆隸之遺法歟。抑逸少自出新意爲之歟。深曉書者。當能辨之。

跋范文正公環慶帖

范文正公。以英邁宏傑之才。震耀當世。區置西事。具有方略。觀此一帖。可推而知矣。夫人物偉特如是。而形于字畫。乃爾精謹。何也。志氣要當恢張。保養務在兢業。闕一焉不可。兢業而不恢張。則所志者狹矣。恢張而不兢業。則所養者虧矣。古人有言。膽欲大。心欲小。公兼斯二者。茲所以爲一代之傑也歟。

跋杜正獻公帖

位乎百僚之上。當天下之重任者。孰爲先務。秉公心。行正道而已。杜公居相位日淺。功業亦不多見。然至今天下推爲正人。觀其遺墨。猶使人斂衽起敬。況親炙之者乎。嗚呼。正人之可爲貴也如此。

題楊省元泌所藏東坡帖

蘇公才華擅一世。而未嘗有矜己輕物之心。覩此數帖。樂易慈祥之氣。猶可挹也。雖然。公非苟同者。自荆公猶不爲少屈。趨舍殊途。因應鑿枘。而于楊子親厚如此。其有契于心也夫。

跋林叔全所藏東坡帖

古之君子。無一念不在國家。未嘗爲身計也。大義所在。九死不顧。遑恤他哉。觀公此帖。足以知其平生之志。不在于區區口體之養。高名全節。迄今炳煥。信非偶然。吾鄉清敏豐公。致身常伯。累鎮大藩。而資產纔

七十畝。與公俱爲元祐名臣。厥志同爾。龔彥和。遠謫窮荒。囊無一錢。手執紙扇。沿途乞丐。以達貶所。陳后山。守道固窮。不勝饑凍。以至于死。若此二公者。雖一畝之田亦無有矣。竊悲末俗之陋。追想前輩高躅。遂敬書之。

跋涪翁帖

涪翁。一代人傑。言爲世準。無一可議。此卷所去。士不可以一日不學。民不可以一日無教。其言當矣。然論爲人父母。非聽獄求盜之謂。則所未喻。夫獄訟得其情。盜發而輒得。非細故也。其爲急務。與勸學養士等爾。而抑揚若是。不亦偏乎。雖然。先聖言兵食可去。信不可去。豈謂兵食果可缺哉。正欲甚言民信之重。不得不爾。故曰。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是而觀。涪翁之語。亦無可議者矣。

跋涪翁帖後

涪翁書。大率豪逸放肆。不純用古人法度。常稱杜周有言。三尺法安在哉。前王所是著爲律。後王所是疏爲令。以此論書。而東坡絕倒雅意于不俗。有戈戟縱橫之狀。不得已焉耳。今觀此帖。乃能斂以就規矩。本心之所形也。良可寶云。

跋江諫議民望與超然居士帖

諫議江公。以讜言結知徽皇。天下推爲正人。既而流落不偶。梁師成見柱上刻公姓名。乃奎畫也。請所以

簡記之。故帝稱其忠。師成曰。何爲不用。帝曰。我用斯人。爾輩何所容其身乎。及宣和間。公避寇抵京師。遊郊外佛廬。與禪衲語。師成屬寺僧具素饌延之。一後生在焉。公知其爲梁氏子。亟起。僧固留之。厥子因前。具言乃父歸向之意甚切。食罷。語之曰。寄謝尊君。燕寐之役。謹不可與。公豈爲師成者哉。時方貴幸用事。足以力阻建議者而罷其役。故以斯言曉之。惜乎。僅能勿與。而弗能止也。然公之忠誠。無有愧怍。此超然居士。所以心服其賢。而交情至篤歟。傳曰。不知其人視其友。斯亦足以知超然之賢矣。

題趙華閣帖

華閣趙公。人物之翹楚也。有家傳之學。有師友之訓。志操之挺特。器業之宏偉。足以有爲于斯世矣。而雅意靜退。不以立朝爲榮。而欲以外庸自見。平生所蘊。形于施設者。不過一州一路而止。其亦狹矣。雖然。賢者所行。足爲世準。使爲士大夫者。聞公難進易退之風。砥礪廉隅。有特立之操。爲守爲帥者。聞公政事之美。則而傚之。有可紀之績。所及不既廣乎。某始叨從班。公卽以書見教云。我先公之居此地也。專以論思獻納爲職。奏篇甚富。凡當世利害。知無不言。某自聞斯語。服膺不失。二三年間。罄惓惓之忠。有犯無隱者。公實教之也。以某一介推之。則知受教于公。有所興發者多。而孰謂其狹哉。嗚呼。可敬也夫。

題唐子西與游公帖

某之先君。嗜古好書。于唐子西遺編。愛之尤篤。嘗手自抄成一巨帙。意者深有契于心耶。所與游公帖。不

喜使君得循州。喜循州再得使君。有味其言。故游氏子孫。寶藏至今。某因是以知游公之賢。且有懷于先君。故併識之。

跋林戶曹帖

建炎猾夏之禍。四明最酷。玉石俱焚。戶曹林公。挈家浮海。獨免于難。若有以相之。人皆稱公仁厚喜施。義所當與。傾倒不靳。此念篤切。感通神明。茲所以獲爲善之報。財雄一州。而後人資用僅給。蓋所散者多矣。今觀遺墨。清雅可愛。靈臺湛然。不爲俗氛所汨。流露宜爾也。我先祖朝奉。實公子壻。亦以好施。著稱鄉黨。殆薰炙使然。公之曾孫叔全。亦清謹士。出示此卷。因併述之。

題楊誠齋帖

楊公不妄許可。而書辭有云。平生得友。議論。印券。志趨。符節。無如左右者。其賢可知。蓋家庭義方之教也。

題誠齋帖

誠齋楊公。未第時。嘗小蹶矣。自期以千里之姿。必能致遠。竟如其言。歷官中外。表表可紀。抽身早退。晚節益高。其平生之志也歟。

跋傅給事帖

楊應誠之難信。甚易知也。（雙應誠。原本誤誠齋。今據宋史改正。）以高皇之聰明。寧不知此。二聖越在沙漠。朝夕思念。不勝痛

切。凡有獻策者無所不納。庶幾乎萬一耳。此聖人之心也。給事傅公。亦豈不知應誠之爲非。然與之長書。又復激切。幸其一悟。爲國家計。不得不然。其忠臣之心歟。夫心者。源也。高宗紹開中興。傅公爲名侍從。皆源于是。觀此卷者。盍以是思之。

跋正言楊公帖

君子之出處。隨其時而已。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隨時之意也。正言楊公之去。實當元祐二年。可謂有道之時。奚去之果。或者如疏廣受。歸休于漢氏中興之日歟。二疏之歸。元康三年也。東坡蘇公贊之曰。殺蓋楊韓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按寬饒延壽。惲之誅。乃在神爵五鳳間。二疏既歸之後。曰。先生憐之。何哉。獨趙廣漢以元康二年誅。踰年。二疏遂致其事。亦可謂見幾而作者矣。若夫元祐垂簾之時。正人雖滿朝。而矯枉者或過于正。時論少偏。必有不契于楊公者矣。勇決丐歸。求仁得仁。奉陵寵以宸翰。焜燿無窮。與夫貪進不止。湮沒無稱者。豈不相遠哉。余是以深嘉之。

跋寺丞楊公帖

賢者在朝則國重。爲此論者。亦謂有好賢之心矣。余以爲能重其國。正不必膠于在朝與否也。見遠識微。奉身而退。與斯道爲郛郭。獨不足以重其國耶。涪翁釣臺詩。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子陵一布衣耳。能使東京士大夫砥礪名節。以沮姦雄之心。子陵實使然。豈必居其位耶。然則寺丞楊公。不屈于

權臣用事之日。可謂剛毅有守矣。余聞古人重世家。取其源流相續也。公之伯父正言公。乞身于元祐二年。天下高其節。既無愧古人矣。公復繼之。又無愧于伯父。繼公而作。其可有愧于公乎。果無所愧。則足以世其家矣。可不勉哉。

題呂子約帖

呂氏再世居鼎輔。正獻公之子原明。又甚賢。故其門爲最盛。右丞遭僞楚之變。雖不能死。然以大義。開曉僭逆。迎奉昭慈。垂簾聽政。不爲無功矣。而議者終疑之。子約及其兄禮部。口雖不言。常有蓋前人愆之意。禮部既卒。子約獨當門戶之責。益自奮勵。卒以觸權要。獲罪謫死。方彭忠肅公之攻韓也。子約以爲己甚。既而自攻之。友人石應之。問其故。子約曰。彼從臣。可以從容獻納。我小官。幸而獲對。敢不亟盡忠乎。其大節如此。門戶于是乎有光矣。子約剛介寡合。而于曾君道夫。書問不絕。或者其臭味草木也夫。

題晦翁帖

淳熙己丑之歲。四明大饑。某待次里中。晦翁貽書郡守謝侯。謂救荒之策。合與某共講之。某雖心敬晦翁。未之識也。久而呂子約。爲倉官。晦翁屢遺之書。未嘗不拳拳于愚不肖。自念何以得此。或者過聽。以爲可教耶。後七年。子約爲大府丞。表對鯁切。權臣惡之。貶謫以死。晦翁痛傷之。與曾君道夫帖。言之不置。夫君子之善善惡惡。豈有私意。優于天下而喜。邦家殄絕而憂。根諸中心。形于翰墨。道夫寶藏之。時時覽觀。有

所感發。其用力于斯道者耶。

跋家藏顧宏所臨王摩詰雪江圖

後世率以臨畫不足爲奇。惟眞蹟乃可貴。然韓退之畫記有云。得閻本。絕人事而摹得之。是非眞蹟也。失之于閩中。而往來于懷。不能自釋。何惓惓若是耶。王初寮生于極盛之時。所見名畫多矣。而顧謂此圖爲珍玩。不以爲臨本而鄙之。豈其風流餘韻。有可貴者耶。

題臧敬甫所藏李伯時畫觀音佛

觀音入定。一念不萌。龍眠寫之。渾然天成。非觀音之心。至簡至易。匪高匪深。或者神交默契。無間之可尋耶。

跋林郎中韓幹馬

嘗觀杜少陵丹青引。有曰。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所以詠曹將軍畫馬之工也。馬之眞者。曾不霑賜。而畫者反賜之金。顚倒如此。其惆悵固宜。因茲以思。眞不勝僞。大抵如此。亦猶篤實之士。不容于世也。雖然。將軍之技幾于道矣。弟子如韓幹。且不能及矣。況尋常之流乎。披圖閱之。凜然生意。動心駭目。可貴也哉。

跋林郎中巨然畫三軸

僕嘗論技之精者。與人心無不契合。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痀瘻之承蜩。其實一也。今觀此軒所藏巨然墨妙。凡三軸。有無窮之趣。而無一點俗氣。渾然天成。刻畫不露。深有當于人心。可謂精矣。是以君寶之。

跋林郎中惠崇畫

惠崇筆迹。時一見之。類多贋者。故雖得其髣髴。終不足以取信。惟此卷最眞。無毫髮遺恨。良可珍也。

跋趙侍郎三物

余觀古人所作。一器一物。靡不精緻。誠心所形。非苟然者。今之器物。較之全盛時已不侔矣。況愈遠者乎。卽此。可以觀世變云。

絜齋集卷九

記

唐十六衛記

圓穹垂象。宿曜環峙。居氐之角。厥惟騎官。而羽林天軍。列陣營室。旄頭鉤陳。拱布帝座。皆天子虎賁士。所以宿衛輔翼者也。王者仰稽天文。故乘輿所在。爰備爪牙。周禮宮正。掌王宮戒令糾禁。夕擊拆而比之。秦立衛尉。漢有甘泉。建章未央長樂等卿。各董其官職。又屯南北軍于京師。周廬千列。徼道綺錯。值鍛垂戲。警夜巡晝。郎官交戟。悉大臣子弟。以重其任。武帝復置長水胡騎八校。衛宣曲屯禦。唐有天下。銳意兵政。初踵隋制。開十六衛。武德五年。遂改左右翊衛曰左右衛府。（唐書無府字。）驍騎衛曰驍騎衛府。（唐書初因隋舊爲驍衛府。）不名驍騎。屯禦二衛曰威衛。（唐書改屯衛爲威衛。係龍朔二年事。）領軍衛備身曰左右府。（唐書唐初因隋舊名。置領軍衛。無改爲左右府事。）顯慶三年。（唐書是年去驍衛府字。左右衛舊不名府。）改左右府爲千牛。（唐書顯慶五年。以左右領左右府爲千牛府。左右府上。應脫左右領三字。）龍朔二年。衛驍武各省府字。（唐書是年改屯衛爲威衛。無再改制事。）武候衛爲金吾千牛。爲奉宸。後復曰千牛衛。光宅元年。又以驍武威領四衛爲武威鷹揚豹韜玉鈐衛。中宗即位。始定制不易。曰左右衛掌宮禁宿衛。凡五府。外府皆總制焉。折衝府驍騎番上者受其名簿。以配其職。曰驍衛。曰武衛。曰威衛。曰領軍

衛。分掌翊衛外府。豹騎。熊騎。羽林之士。曰金吾衛。掌宮中京城巡警烽候。道路水草之宜。師田。則執左右營之禁。大功役。與御史巡行。曰監門衛。掌諸門禁衛門籍。九品以上。月送籍于衛。朝參奏對。及儀仗出入。必閱其數。以器用入宮。則籍而判之。曰千牛衛。掌侍衛僕御兵仗。朝會升殿列侍射。則率屬以從。衛有左右上將軍。大將軍。各一人。專判衛事。將軍二人。副之。屬吏有長吏。錄事。以爲倉兵騎胄四曹參軍。武吏有中候。司階。戈戟長。上合爲員五百二十有四。中郎。郎將。三衛校尉。旅師隊正。合七千六百二十有六。而士卒弗著。嗚呼。亦云備矣。時天下折衝逾八百府。皆挈其政。更休迭處。居則扈從法駕。折中外未萌之變。四方有警。命將率之出征。事已輒罷。此高祖太宗。致治之本。而防微杜患之意也。昔晉文之入也。無衛。馴致呂卻之難。微勃鞮之言。晉不國矣。及秦伯遣紀綱之僕。國勢既振。城濮一戰而霸。晉一侯國也。以三千之卒。而成敗較然。況赫赫天子。可無軍旅之容。環之轂下。而壯國體哉。惟十六衛之設。事大體重。有唐詞宗相望。未聞援毫以識本始。誠闕文焉。謹次敍往牒。追書爲記。若夫官制沿革。冗長特甚。紀事備成。不可以無述。故併采周漢之蹟而著之。以示後世云。

顏蘇二公祠記

自古人才。有卓然關繫世道者。其惟節義之士乎。蓋水必有防。防決則水不可制。屋必有棟。棟折則屋無以立。惟人亦然。必有節義之士。確乎不可奪者。爲之標準。則人心興起。而公道著明。不然者。反是。其所關

繫豈不甚大哉。嗚呼。若唐之顏魯公。本朝之蘇長公。履險蹈難。終其身未嘗少屈。眞節義之士乎。安祿山之變。顏公忠憤奮發。首唱大義。興起一時士大夫之心。卒能摧折姦兇。再安唐室。李希烈之使。心知其危。冒死而不顧。其剛毅特立。有如此者。蘇公力爭新法。遂以忠鯁顯名。羣邪娼疾。投諸散地。元祐間。與諸賢竝進。志稍伸矣。猶不得久安于朝。紹聖元符之際。遠謫窮荒。而氣不懾。其砥節勵行。無愧于顏公。故至今論人物者。皆推尊之。初吳興廟祀顏公。而祀蘇公廟之廡。郡守陳侯汶。始立寶積院之祠。以奉顏公。楊侯長孺。始立黃龍洞之祠。以奉蘇公。二公皆此邦良牧。人心所不能忘也。然黃龍洞之祠。雖楊侯創之。實陳侯續之。及今太守趙侯希蒼之至。顧瞻此祠。據爽塏之地。思前人建立之艱。圖所以永久勿壞者。益究心焉。輪奐之美。功力之堅。有加于往日。則合顏蘇二公。共爲一祠。前臨震澤。波瀾浩渺。廣吞三郡。旁揖卞山。形勢嶒崒。雄鎭一方。登堂一望。則蒼翠之色。泓澄之輝。上下交映。使心形俱泰。以二公之賢。而血食于茲。眞不忝矣。發乎讜論。同一肺腸。行乎正途。同一軌轍。此侯所以合而祀之也。嗚呼。周公管蔡。不相爲謀。禹稷顏子。可以同道。是心一差。雖竝時而生。未免乖戾。是心無間。雖或先或後。自然契合。顏蘇之節義。其時異而心同者歟。表先賢之景行。爲今日之丕式。使苕霅之人。則而象之。洗濯其背公營私之習。振發其守節徇義之心。則雖後顏蘇而生。其堅正不回之操。必有能繼之者矣。傳曰。有爲者亦若是。尙論古人。謂之善友。此侯所望于郡人者。貽書屬余。爲識其事。是舉也。實關風教。不敢以淺陋辭。遂敬書之。

濂溪先生祠堂記

儒者得正大之傳。人道之所由立也。人與羣物竝生于覆載間。而人所以獨貴者。道在焉爾。道之切身。甚于饑渴。而窒焉弗通。終身冥行。奚別于物。故必有出羣拔萃之彥。發揮精微。斷然號于天下曰。如是而爲道。人心曉然知所適從。而後三綱五常。不墜不絕矣。昔者孔氏之門。惟曾顏最知道。顏子蚤死。夫子哭之慟。痛斯道之無託爾。幸而曾子得之。傳之子思。傳之孟子。皇皇乎正大之統。昭晰無疑。毫髮不差。此吾道所以與天地同流。日月竝明也。自時厥後。豈無儒宗。然雖有求道之心。而未有得道之實。揣度其義。故不能無疑。依倣其說。故不能無差。所謂儒宗者。視餘子爲優爾。聖人之堂奧。豈其能深造之哉。于是乎道統寖微。不絕如線。寥寥至于我宋。乃始有若濂溪先生者。精思密察。窺見其眞。得顏氏子之樂。潛養既深。蹈履既熟。乃筆之書。乃見諸行事。二程氏之學。淵源于茲。遂以斯道。師表後進。迄今學者。趨嚮不迷。繄誰之力。實惟先生復開其端。豈可忘所自哉。先生嘗爲理掾矣。囚或罪不至死。而轉運使欲殺之。力爭不合。棄官將歸。使者感悟。囚卒不死。持節嶺表者再。荒崖絕島。巡歷殆徧。切于爲民。忘其爲瘴毒之侵也。嗚呼。先生此心。足以對越上帝。無愧古人矣。趙清獻公。始嘗疑之。後乃大服曰。天下士也。呂正獻公。深知其賢。力薦諸朝。東坡蘇公。不輕許可。而賦濂溪詩。則曰。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此名未易得也。太史黃公。又以光風霽月比之。想其翛然塵外。表裏融明。能使當代人物。斂衽起敬如此。是可尙也。通守零陵之日。爲拙

賦以見志。紹興間。贛川曾君迪。爲倅。亦創一堂。以拙名之。嘉定八年。郡丞吳興臧君辛伯。始繪其像。祠于廳事西偏。濟南呂君昭亮。丞相忠穆公孫也。來繼其後。思表先賢。以勵薄俗。乃闢地于拙堂之左。聿新棟宇。特設嚴像。實九年閏七月。旬有一日。此俗吏之所未暇及者。而汲汲爲之。有加于舊。可謂達于風教之原矣。後之居是官者。毋忘茲意。稍弊則葺之。使先生之道德。永爲邦人矜式。不亦善乎。此呂君之志也。遂爲之書。

故節士詹公祠堂記

死生之變。人情之所甚畏也。然大義所在。有冒死不顧者。義重于死焉爾。雖然。當論其世。世方尙嚴。失其守者。必殺無赦。與其全軀而死。孰若全節而死。則其趨死也不甚難。勢有所迫。故也。若夫忠厚之朝。不惟守節者褒焉。而失其守者亦宥焉。儂智高之叛。棄州而遁者。不以失守之罪罪之。憫其無堅城也。況小官乎。家法相傳。前後一揆。當宣和間。睦賊猖獗。凡服勞于下位者。縱不能死。豈遽加戮。而有挺然特立。固守吾節。不卑其所居之官。不計其所遇之世。可免于戮。而不肯自全。是必天資忠義。無秋毫趨利避害之心。所以不俟勉強。不煩擬議。而其大節偉如也。若嚴陵詹公。諱良臣者。眞其人矣。縉雲一尉。百寮之末也。年七十。筋力衰薾。而當逆儔方銳之鋒。其不敵明矣。人勸公去。公曰。逐捕。吾之職也。奈何捨我職業。而求活草間。吾有死而已。被執脅降。不懾不屈。發憤大罵。極口而死。朝廷高其節。贈通直郎。後以子貴。贈光祿大

夫。嗚呼。常人之所甚愛者此身也。而實不能自愛。君子身膏白刃。若不自愛也。而實能愛其身。何者。義而死。雖死亦榮。不義而生。雖生亦辱。榮者爲自愛乎。辱者爲自愛乎。此不待剖判。而黑白分矣。自公之死節也。大義一倡。孰不興起。其有志爲善者。豈不益自勉勵哉。其執德不固者。豈不有愧怍哉。公道以明。正脈以續。深有補于世教。官若是之卑。志若是之烈。而名若是之高。秋霜其嚴。砥柱其壯。金城其堅。此之謂眞男子。此之謂人中傑。此之謂不失本心。百世之下。精明不滅。興夫苟且偸安。草木俱腐者。豈可同日而語哉。今括蒼郡丞。公之曾孫也。遊宮公死節之邦。追想先烈。庸建祠宇。俾邦人知前輩典型。高山景行。服膺無斁。屬識之。因得附託以傳不朽。亦某之志願也。于是乎書。

元城橫浦劉張二先生祠堂記

鄉友蔣君德循。通守安南。且攝郡事。始立元城劉公。橫浦張公二祠。以其嘗寓此邦也。貽書屬余。幸爲我識之。余聞長民之職。教化爲首。所以啓良心。成美俗也。然告詔雖切。人未必諭。取夫前輩典型。公論所推者。倣古人祠先賢于學之意。是崇是奉。俾瞻其像者肅敬。而聞其風者興起。茲其爲教化也大矣。劉公爲諫大夫。直德讜言無避忌。謫居南荒。瀕于九死。確乎不可拔。其言曰。吾欲爲元祐全人。歲晚閒居。或問之曰。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可遣乎。旨哉。用力于仁。造次不舍。宜其能爲全人也。張公萬言正對。皆當世所切。經帷勸講。語極精微。思陵深美之。權臣擯焉。久謫而不悔。亦劉公之流

也。兩公俱天下偉人。一言一動。可爲世則。而德循尊之慕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且率邦人同心致敬。如對嚴師。不敢慢易。以興其善。以救其失。眞前修之用心哉。賈生有言。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向道。類非俗吏所能爲也。德循其拔俗者歟。氣貌溫溫。語若不出于口。而其中介然。律己以廉。位官以公。明于淑慝忠邪之辨。觀此兩公之祠。而尙德之心著矣。德循名紘。故吏部尙書諱猷之曾孫也。崇寧初。尙書爲太常少卿。忤執政意。出倅此邦。而德循復踐是職。祖孫相望。俱有令聞。古所謂克世其家者歟。余旣深知其賢。又嘉其能則象先賢也。于是乎書。

豐淸敏公祠記

行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節。惟豪傑之士能之。蓋豪傑之士。天資高。學力固。不爲世俗氣味之所誘怵。此所以甚異于常人也。嗚呼。若尙書淸敏豐公者。眞所謂豪傑之士也歟。歷事三朝。以道自任。巍乎如泰華之崇。確乎如金石之堅。凜乎如冰霜之潔。夷險一致。始終不渝。公道賴以維持。善人賴以植立。至今海內咸推尊之。蓋嘗誦公之詩。有曰。日來月往無成期。好把心源蚤夜思。而後知公之所以特立者。源乎是心而已。大哉心乎。天地同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亦可以與天地相似。簞食豆羹。得之不得。死生分焉。嘑而與之不受。蹴而與之不屑。人之本心。何嘗不剛哉。物欲搖之。不能無動。而本然之剛。轉而爲弱矣。弱而不返。以順爲正。自同妾婦。豈不悲哉。公之使絕域。涉巨海。震風折檣。勢若覆矣。恬弗爲懼。正色立

朝辨宣仁之誣排章蔡之姦論熙寧之法度以爲當改寧與時忤不爲己計非有得于心能如是乎內而退朝之後外而公事之餘獨處一室恬無他好惟以圖史自娛不侈奉養不畜妾媵蕭然一山林學道之士也名位淸顯餘三十年所得俸賜散與親故家無餘貲歲晚還鄉有田纔十畝敝廬僅十餘間陶然自適年逾從心鬚髮不白陳忠肅公謫居于鄞于是得朋病且危猶與陳公對語淸爽如平日然所養之深于是可占矣公之四世孫有俊牧儀眞崇尙風敎以公熙寧中嘗主簿六合也爰卽縣庠繪像祠之昭乃祖高風勁節而屬某識其事惟公言行之懿難以枚舉然其源于是心者後學之所當知也表而揚之觀者悚然濯磨舊習跂慕前修而知立身之要者如是庶有益乎雖然公之踐履非有意爲之也眞積力久德盛仁熟自頂至踵全體精明循而行之亦不自知所以然也蓋有本者如是無本于中襲取于外雖有小善的然可觀豈能日進無疆老而彌篤哉覽者盍致思焉

舒元質祠堂記

士生于世以篤實不欺爲主對越上帝而無嫌質諸古人而不怍微有差焉痛自懲艾無復毫髮之矯僞是謂篤實嗚呼若鄉友舒君元質者眞其人歟元質狀貌不逾中人而雅有大志恥以一善自名每自循省苟不聞道無以爲人汲汲乎不啻於饑者之嗜食寒者之索裘也遊太學結交皆良友時張宣公官中都元質請益焉有所開警又與其兄西美弟元英同親炙象山先生西美元英皆頓有省悟元質則曰吾

非能一蹴而入其域也。吾惟朝夕于斯。刻苦磨礪。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云爾。元質此語。某實親聞之。躬行愈力。德性益明。與其兄弟家居講貫。若合符契。罔有差別。而後公論翕然並稱之。徽學雅稱多士。而自規繩廢弛。寖不如昔。前官每有不可爲之歎。及元質典教此邦。奮然曰。士之嫩惡。獨不在我乎。則以身率之。時猶在選調。同寮有爲之經營薦舉者。元質力止之。曰。是非我志也。既而令聞藹然。諸公推輓惟恐後。元質始受之。不稱門生。不以駢儷語爲謝。蓋信道甚篤。利祿之念。截然不萌。故諸公亦深亮焉。教人以躬行。諸生知嚮方矣。加之不憚勤勞。日日詣學。隆寒酷暑。未嘗少懈。暮夜亦間往。又築風雩亭。會集其上。日有講求涵泳之功。質或不美。毋庸忿疾。端吾榘矱。需其自新。久乃有勇。進不可遏者。此邦之人。追思至今。僉曰。吾鄉學問之源。窒而復通者。此先生實開之也。舊祠于學。庳陋已甚。拜跪不能容席。獻享不共。未稱所以尊崇之意。校官李君以制。及其諸生。有請于郡中。乃營新基。爲堂三間。宏敞明潔。非曩時比。所以示不忘也。嗚呼。人心之不能忘。其惟有德之君子乎。才能智術。事無劇易。皆辦。非不可喜也。翰音之登。溝澮之盈。何以能久。豈若有德之可貴哉。元質之賢。行可稱述者多矣。要以篤實不欺爲主。是主也。萬善之根本。自信不疑。而後人信之。如圭璋璧琮。人信其爲美玉。如麒麟鳳凰。人信其爲嘉祥。攷其生平。發于言論。率由中出。未嘗見其一語之妄。此易所謂有孚盈缶者。可不謂有德乎。元質既歿。諸子壹遵先訓。秩然有倫。相勉以善道。鄉黨中以爲儀表。非有德之後。典刑猶在。而能爾乎。行乎家者如是。宜其新安

之教。入人之深。雖久而不能忘也。祠宇告具。李君貽書于某曰。事關風教。幸爲我識之。某不敢辭。

鎭江都統司題名記

京口自晉世爲東南重鎭。王蘇之變。緊丹陽是賴。卒安晉室。國朝南渡之後。尤所倚重。故握勁兵者。皆一時宿將。自靳忠武王始。靳王勳名同鄂武穆。至今天下稱爲韓岳。忠勇可知矣。淳熙間。帶御器械劉公。都統是軍者凡三年。孝皇嚴于主帥之選。而任用如此。蓋亦器能之偉然者也。嘉定五年。賢子吉州刺史君。復踐舊職。榮寵爛焉。將筆其名氏。而題者已徧無餘。續碑于是乎作。前碑以靳王爲冠。而此碑以劉侯爲首。或者他時擁旄仗節。分茅胙土。與靳王相望。俱爲第一功耶。侯之守邊也。嬰孤城。捍彊敵。能使之逡巡退卻。江湖峒寇之擾。奉詔討之。不專以殄戮爲功。而多方沮撓其謀。兇渠震懼。相繼屈膝。天子嘉之。由武而長。陞諸南徐。重帥權。壯國威。讐鄰敵。僉曰。公哉此選也。勒名于斯。觀者起敬。侯益自勉焉。若古有訓。功崇惟志。業廣惟勤。侯之功業。亦既表見矣。志以崇之。勤以廣之。旂常之紀。雲臺凌煙之繪。焜燿無極。此則侯所以自期者。故余亦以是期之。

江陰尉司新建營記

江陰舊兩尉。蓋控扼之地。不得不然。東尉既省。事併而專。其責逾重。弓兵嘗置二百八。視旁邑爲多。養之亦加厚。所以銷姦宄。安善良。爲江壖之保障也。始予得尉茲邑。或曰阻江而盜多。予甚憂之。既至。而攷弓

兵之籍。多闕不補。詢武藝之教。亦復久廢。乃多方招募。營葺射亭。謹閱習法。而至者常先後不齊。察其故。則遠者居數里外。近者猶二三里。而家于尉曹之旁者纔數人。予喟然歎曰。此曹之設。本以備不虞爾。羣焉而居。猶懼弗及。散而不聚。如緩急何。欲擇便地爲營。役大用艱。莫開其端。乃請于常平使者羅公。求頃歲傭錢之未給者。千七百餘緡。與夫在官之田。爲之基。公忻然從之。田散而不屬。以易私田。廣三十畝。鄰于閱習之場。爽塏寬平。卜云其吉。鳩工庀財。攷極相方矣。會御史吳公。力言弓兵利害。宜拘之營。以革散處之弊。上施行之。太守侯公。奉命惟謹。乃輟郡計錢以緡。米以石者。皆二百。木三百章。以佐其費。羅公行部。至而觀焉。復給錢三十萬。以竟其役。蓋經始于丁未之仲春。而告具于是年之季冬。凡爲屋百七十六間。而棲神有宇。宿甲有房。觀功有亭。凡授屋人處其一。有功者加半。或倍之。董役而有勞者三之。未有室者。兩人同之。于是向之散處于外者。合而爲一。等級相承。上下有列。而又穿渠瀦水。足以備災。斲石爲梁。無或病涉。里中好義數家。復以地假我。乃翦榛莽。闢道途。而營壘備矣。凡役之興。謀之而無沮爲難。謀之無沮而又有功焉。尤其難也。是役也。諸所興爲。悉倣軍營制度。而瓦木竹葦之直。皆豫給之。事克有濟。而于民無擾。得非沮之者微。而助焉者衆歟。然猶有懼焉。蓋自古業無鉅細。其能傳諸久遠者。皆作者經營于前。而繼者維持于後也。予鄙人也。罷精憊思。而不敢告勞。以備不虞。姑盡吾心焉。若夫因其緒業。加之潤色。使居其中者。常聚而不散。聞其風者。畏憚而不敢發。得無望于後人乎。茲予所以爲之記也。

江陰軍司法廳壁記

決曹爲郡僚。列糾掾理官下品秩微矣。然律令所在。職有常守。自二千石之勢。臨制境內。如古諸侯。可謂貴重矣。至于斷獄弊訟。不敢專也。必取平焉。官雖卑。賢者爲之。可使郡政如權衡之公。是豈可忽哉。雖然。持平之難久矣。世變推移。科條益密。而疑似多端。緣之而輕重出入皆可。于是乎有舞法之吏。習俗澆訛。機變百出。而僥倖其或免。于是乎有玩法之民。方其設官之初。職守是謹。不以勢位爲間。茲意寖失。自下承上。意所與奪。不可以力勝。于是乎忠厚淸謹之士。志不得伸者多有之。嘻。其難哉。上以貴壓我。下以智欺我。而吾欲持平其間。平固未易持也。反躬內省。行有不得。推原其所以然者。庶其可乎。若姑蘇李君夢聞。于此有志焉。異時以明法進者。官之中都。近歲不歷法曹。不得任評刑。李君之來澄江。遵近制也。不卑其官。公勤自持。以承其上。以臨其下。有所不合。則曰我未至也。既大修公宇。書呂刑屏間。日以古人法語大訓自策勵。推其心豈徒欲以一善自名哉。歎持平之難。念前日之庇其職者。欲盡書之。而是軍也。廢置不常。弗能紀遠。自紹興三十有一年。同于列郡。復置是官。而得居焉者十一人。刻諸石。陷諸壁間。而屬予爲之記。予以爲書名氏。列歲月。此記者之常體爾。將存其人。嘉言善行。庸可弗錄。往者吾不能知。得于所見者。可無傳乎。故併述之。來者觀焉。知持平之本。正己而勿求諸人。則法行而政良矣。蓋李君之志也。

四明支鹽倉廳壁記

國家資鹽筴以裨用度。其來尚矣。而自浙江以東。惟四明之利爲博。景德四年。置都鹽場。政和三年。更名支鹽倉。每歲支發。以袋計者五萬一千八百六十有五。商人執券以請。輸錢以佐之。所輸愈多。則其本益厚。而課益增。爲無窮之利。厥後吏誅求而商人罕至。重以侵漁。而本錢日微。又何以裨國用乎。此倉官所以貴得人也。惟勤則出納謹。惟公則吏姦戢。惟倡率于上者。有以興起于人心。而後下得以舉其職。今監察御史章公之使浙東也。勇于集事。不憚改作。又與幕下之英。精講而亟圖之。嚴誅求之禁。謹侵漁之防。革本錢不以時給之弊。賣諸鹽戶。計直而給。然隨取隨與。躍然樂從。願與官市鹽。于是乎大積。是歲溢于額者二萬六千有奇。一轉移之間。而明效大驗。應不旋踵。事果有不可爲者耶。括蒼何君。出納是職。適逢斯時。亦能以才業奮。又得同寮王君瑑。相與悉心經畫。檢核姦欺。而課益增羨。乃以餘力修官廨。葺錢庫。闢憩息之所。榜曰和軒。而翼以兩室。左曰枝安。右曰如牒。下而吏舍庖湢之屬。咸具。火備亦修。既而慨夫居官者不爲不衆。而未有所登載。博詢詳攷。裒其可以次第者。而識諸壁。此皆職業之所當爲者。未之前聞。昉于今日。得非心之興起。有不能自已者耶。上率其屬。下舉其職。于是乎俱可紀焉。方朝家更化之初。首選章公。以振臺綱。推前日慨然革弊之心。力扶公道。誰不奮發。何君才俊而志篤。充其恪共厥職之心。又豈可量哉。余既深美之。而又深期之。故備著焉。君名處順。歷元間。參政知樞之從子云。

絜齋集卷十

記

通州州學直舍記

士患無美質耳。質既美。學以充之。其孰能禦。余往者承乏成均。日延四方俊秀。與之款語。質美者甚衆。乃知人才之生。何世蔑有。惟先王盛時。訓迪有方。良心著明。所以人有士君子之行。今雖教養不至日以淪胥。而美質猶在。未有不可啓發者。矧長淮奧壤。密邇神皐。風聲氣習。大抵直諒而醇厚。其質尤美。豈可不益自砥礪。求日新之功哉。鄉友王君。典教通州。以長育爲己任。營葺學宮。郡太守林侯。實助成之。遂得與諸生朝夕從容。磨切以道義。夫郡之有學。風化之原也。學之有直舍。師生講習之所也。其講習者果何事。亦惟曰。成就其美質而已。天之賦人。英靈純粹。本無一毫之雜。良知良能。形于日用。亦無一毫之僞。見所尊者。不期而自恭。見可憫者。不約而興念。台于義者。人皆以爲當。悖于理者。人皆以爲非。若此之類。何所從來。美在其中。故自如是爾。其生稟也。昭然無疑。其積習也。昧然無辨。道心惟微。我與聖人。同一本根。是可慶也。人心惟危。少不克治。儕于下流。亦可懼也。然則學其可已乎。雖曰務學。而未至于自得。猶弗學也。精思密察。跬步不忘。道心豁然。全體著見。非智巧所能揣摩。口耳所能傳授。是之謂自得。諸頑嚚友傲象。

難處之極。而忘其爲難。三過其門。而弗顧其子。手足胼胝。而不知其勞。厄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而弦歌不絕。此豈揣摩傳授之所可得哉。水之寒。火之熱。天性則然耳。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渾然無間。內外兩忘。此自得之功也。執玉捧盈。罔敢失墜。改過遷善。毫釐不差。全吾所自得也。嗚呼休哉。嗚呼偉哉。

建寧府重修學記

嘉定四年夏六月。前吏部侍郎倪公。奉天子命。開藩建寧。始至。謁先聖。周視郡學。慨然有葺治興起之意。冬十月。鳩工庀徒。遂大修之。明年季春。以訖功告。肄業之士德之。屬某識其事。某惟學校之立。所以存人心也。人之一心。至貴至靈。超然異于羣物。天之高明。地之博厚。同此心爾。此心常存。善則行之。如履康莊。不善則避之。如避坑谷。此心放逸。舍康莊而弗由。墜坑谷而不悟。自古及今。智愚之殊途。正邪之異位。君子小人判然爲二者。原于此而已。擇師儒。羣俊秀。朝夕講切。發其精微。秉彝之懿。若揭日月。而人心豈有不存乎。此學校之立。所以不可緩也。既立矣。歲久必壞。物理之常。葺而復之。輪焉奐焉。常若其初。眞有助于風教。因循弗葺。頹敝日甚。謀食者。苟焉居之。而嗜學者。懲焉去之。其何以崇化勵俗。此學校之修。所以不可緩也。建爲今大邦。自昔號稱多士。公以講殿詞林之傑。作牧于茲。興崇學校。振起儒風。士固以此望公。公亦曰。是我所當先者。節冗費以豐其財。擇官僚以莅其役。役于官者。日與之庸。鬻于官者。隨給其直。

費廣不靳。無擾于民。自奎畫所藏。及先聖先師之祠。至于兩廡重門。自講堂。及直廬。至于諸生所居傾敧者。正之。朽蠹者。易之。飾不鮮者。潤色之。瓦斷絕者。撤而新之。既甃十二齋。又爲几與案與榻。皆百餘計。既修其祭器。又爲祭服。以起其恭敬。冠帶以肅其出入。益買諸書。齋必寘焉。所以便繙閱也。築圃及亭。教之射藝。所以觀德行也。[illegible]立小學。訓飭童穉。又所以謹其初也。糜金錢四百餘萬。而關于教養。切于人心者。咸具規模。既恢拓矣。公于是數詣焉。延諸生教督之。程其藝業。束以規矩。食焉而不處者有禁。過焉而不改者有罰。大書禮記儒行一篇。揭諸明倫堂上。昭示學者。篤于躬行。以古純儒爲法。又作勸學詩。勉以誠慤忠孝。堅素守。辨義利者。其說甚備。惓惓之心。庸有既乎。儒學隆于上。善教達于下。良心著焉。美俗成焉。雖強弗友。亦將化焉。先是此邦之俗。尙氣而喜爭。白晝大都之中。猝然交鬬。或至殺傷。而生子不舉之風尤熾。自公之至。教由士始。陶然遷革。延及齊民。迄今閭閻之間。更相勸勉。無犯公令。桀暴之俗。日以銷釋。其效既可覩矣。久而益深。又將有進于此者。昔魯僖公既修泮宮。風化所覃。羣醜屈焉。時則有懷我好音之歌。百世之下。于以仰其高躅。然則今日學校之修。感格之效。其可無述乎。公之官成均也。某爲諸生。服膺模範。舊矣。今又觀其善政。急于先務。卓乎爲一邦盛事。雖欲勿書。焉得而勿書。公名思。字正甫。吳興人。莅是役者。知建安縣事鄭君俌。自始暨終。實專其事云。

韶州重修學記

唐人有言。中州清淑之氣。至嶺而窮。信斯說也。踰嶺而南。氣皆昏濁而乖戾耶。鍾而爲人。不若中州之可貴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人之所以爲人也。人無有不善。清淑之氣。宜周流而不窮。而截然爲之疆界。可乎。韶爲州。貌在嶺表。士生其間。亦有奇偉逸羣者焉。故在唐。則有若名宰相張公九齡。在本朝。則有若名侍從余公靖。今猶昔爾。豈獨無其人哉。毗陵張君篪。典教此邦。知長才秀民之不乏也。思成就之。而學宮陋甚。朽蠹敝傾。若將壓焉。蓋建立于慶歷。備具于元祐。葺治于紹興。闕焉不修者五十有三年矣。欲撤而新之。役大費廣。力不能支。則擇其最急者告于郡。請由大成殿始。方侯信儒。亟捐金倡率之。越兩月。殿歸然如初。經略廖公德明。聞而餽之。明年。將營葺其餘。率諸生重請于郡。張侯思惠然助竟其役。學宮成。復益以餼廩之贏。于是自講堂及兩廡。至于師生之所舍。重門垣墉。倉廩庖湢。關于養士者咸具。爲屋八十餘間。材良工堅。規制奕奕。非直爲士觀美。抑將使學者羣居于斯。講切磨勵。求日新之功焉。夫道在邇。不必求諸遠。事在易。不必求諸難。規矩有自然之方圓。準繩有自然之平直。上帝降衷。有自然之粹精。保而勿失。大本立矣。萬善皆由是出。不根于此。而自外求之。似是而實非。直躬之直。申棖之剛。仲子之廉。鄉原之忠信。楊墨之仁義。皆不免于君子之譏。惟不根諸心而已。天下無心外之道。安有不根于心而可以言道者乎。是故儒者當汲汲于學。學如不及。本心著明。庶無負于聖天子設學校。修人紀之意。是則賢師儒所望于諸生者。而屬余識其事。故因以告之。

盱眙軍新學記

當邊烽未息之時。而興崇學校。可謂知務乎。曰此乃知時務之要者也。夫人生天地間。所以自別于禽獸者。惟此心之靈。知有義理而已。義理之在人也。甚于饑渴。饑渴之害。不過傷其生爾。義理之忘。將無以爲人。害孰大于此乎。學校之設。所以明此義理也。如是而爲忠爲孝。如是而爲姦爲慝。判然殊塗。不啻黑白。此天地之大閑也。軍事雖殷。閑不可廢。人道之所由立也。豈可謂不急之務哉。盱眙之學。創于紹熙之癸亥歲。迨今辛巳。戎馬南牧墟焉。乾道二年。再建。而開禧以兵燬。嘉定二年。更造。既累歲矣。會太守葛侯洪。徙郡治于山城。學宮亦將從之。于是校官陳君德林。求可爲新基者。得諸玻璃門之內。其廣五十畝。高君熙績。繼之。始營殿址。余君元禀。又繼之。銳欲圖新。而力未能也。始卽舊學。教育諸生。己卯之春。捍禦北敵。諸軍攘之。狼籍滋甚。統帥劉侯琿。雖在軍旅。不忘俎豆。既攝事。奠謁之始。顧瞻咨嗟。亟命專官。董新學之役。面勢正平。殿宇崇敞。重門複廊。一堂四齋。有職掌之舍。有儲峙之所。夏季經始。孟秋告具。資于郡計者寡。取諸軍帑者多。廩無餘粟。又助之。諸生脫墊隘而由高明。弦誦不輟。業履日新。所居所養。固有移其氣體者矣。侯于是自慰曰。吾道其昌乎。古者受成于學。獻馘于泮。軍旅之設學。實始終之。脈理固相關也。矧韋布之彥。生長邊陲。天資慷慨。習知軍旅事情。足以爲折衝禦侮之助。正庠序中所當收拾者乎。且三代之學。惟以明倫。君臣父子。人之大倫也。集俊彥以磨勵之。昭揭大倫。俾皆竭忠致死。以衞君父。尤今日封

守固疆之臣所不可緩者宜乎侯之亟爲是舉也嗚呼其眞時務之要也

四明教授廳續壁記

國朝庠序之設徧于寓內自慶歷始由隆建以來迄于康定獨有所謂書院者若白鹿洞嶽麓嵩陽茅山之類是也其卓然爲後學師表者若南都之戚氏泰山之孫氏海陵之胡氏徂徠之石氏集一時俊秀相與講學涵養作成之功亦既深矣而問其鄉校惟兗潁二州有之餘無聞焉及慶歷興學之後雖陋邦小邑亦弦誦相聞而課其績效乃有愧于私淑諸人者何耶道義相與根于中心之誠而法令從事則與有司無異本末固不侔也雖然當法嚴令具之時能以道義爲本而不規規乎有司之所爲則亦不大戾于古人矣中興以來四方校官廳壁有記其間名氏煒煜迄今稱贊者必以道義爲本皆君子也前碑既窮不可復書今郡博士李君又從而新之李君乃名侍從忠肅公之曾孫力行古道不墜家聲勤于職業而不可干以私其亦以道義爲本者歟人品既高冠于新碑之首似非偶然者故因作記而竝及之

東湖書院記

祕閣胡公以江西計使兼鎮隆興疏化原禮耄俊如恐不及通守豐君有俊言曰古者學校既設復有澤宮今長沙之嶽麓衡陽之石鼓武夷之精舍星渚之白鹿羣居麗澤服膺古訓皆足以佐學校之不及此邦爲今都會而不能延四方之名流講誦磨切殆非所以助成風教請築館焉胡公大然之既浚東湖徘

徊橘亭遺址之上。望徐孺子亭。及其祠宇。及三李堂。想前賢之高躅。有契于心。且愛其風景之勝長堤回環。柳陰四合。水光照耀。芙蕖舒紅。爛如雲錦。重之以古木森列。飛梁之外。佳致無窮。此固拔俗之士。所欲藏修息游于其間者。計臺及郡丞。皆曰美哉此景。營棟宇。叢簡編。以便賢雋之繙閱。而榜之曰東湖書院。惟是爲宜。僉言允協。郡博士劉君餘慶。慨然躬任茲事。爰以學宮歲用之贏。竝湖增築。東西十有餘椽。南北十有九椽。門庭堂宇。宏麗崇深。庖湢器用。咸備無缺。糜錢二百萬。米百餘石。以竟其役。規制益廣。合三十有四間。經始于辛未之仲秋。而告具于仲冬。此所以安其居也。若夫供億之費。胡公既以湖之歲入。東自二臺。西及閘亭。給之。某卽從豐君之請。而益以公田之租。又所以致養也。區處周悉。賓至如歸。領袖之英。金蘭之契。萃十有一郡之書。縱觀博采。擷其精華。所獲者富矣。雖然。君子之學。豈徒屑屑于記誦之末者。固將求斯道焉。何謂道。曰。吾心是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去其不善。而善自存。不假他求。是之爲道。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天理自然。人爲之私。一毫不雜。是之爲道。儒者相與講習。有志于斯。以養其心。立其身而宏大其器業。斯館之作。固有望于斯也。豈非急務哉。某懼夫後之人不達此意。或廢而爲游觀燕衎之所。故書此以諭之。

洪都府社倉記

漢耿壽昌。建請築倉邊郡。穀賤時。增價而糴。貴。減價而糶。謂之常平。其稱甚美。宣帝亟從之。而蕭望之。獨言其不然。史稱望之非壽昌而不明著其語。故莫得而攷。然壽昌常糴關內穀矣。望之以爲習于商賈分銖之事。意者常平見譏。亦若此爾。觀元帝時。諸儒言是倉可罷。毋與民爭利。則望之之言尤信。洪惟我朝。養民以仁。雖常平之置。襲前代之迹。而德意所存。與前代不類。民有囏阨。趨而拯之。如救其子。豈暇因以爲利哉。雖然。博施濟衆。堯舜猶病之。今發倉廩以惠困窮。惟大饑之歲。不以道遠而輟。苟非時有所賑恤。及于耳目之所接者而止。豈不欲遠。力不足也。然則何以處之。曰。自古制法固有不能獨行者。常平之惠未博。精思熟講。求可以相輔者。兼而行之。惠斯博矣。社倉之設。其常平之輔乎。有餘則斂。不足則散。與常平無以異。然常平裒聚于州縣。而社倉分布于阡陌。官無遠運之勞。民有近糴之便。足以推廣常平賑窮之意。此所謂輔也已。洪都今爲大府。而土非膏腴。民鮮積貯。年豐則僅給。歲歉則流殍。邦人病之。郡丞豐君有俊。請復社倉。自南昌新建二邑始。郡捐錢千萬。屬里居之賢。連江宰陶君武泉。幕友裘君萬頃。擇士之堪信仗者。分糴之。以待來歲之用。將漕胡公聞而是之。運米二千斛。助成茲事。齎于佛廬于道觀者十有一。端緒既開。推之他邑。可以次第而舉。時乎價貴。亟下其估。與民爲市。賤復糴之。如環斯循。爲吾民便。何時已耶。夫天下之最不便于民者二。敢于爲蠹。有黠吏焉。巧于漁利。有豪民焉。今置是倉也。委之士類。公其出納。則黠吏莫措其姦。歲有不登。米無甚貴。則豪民不閉之糴。增益之。俾加厚。維持之。俾可久。及其

進于此也。不惟減價而糶。而直以糴價糶之。純于爲民。無利心焉。可不謂仁政乎。昔者周官大司徒之屬。有遺人者。惟施惠是職。鄉里門關野鄙縣都。皆有委積。班班相望。供億惟謹。今之社倉毋乃依倣于是。相時發斂。均被無遺。膏澤沾濡。既優既渥。以繫民心。以培邦本。嗚呼。眞良法也。可爲常平之輔也夫。

建昌軍藥局記

陰陽風雨晦明。天之六氣也。過則爲菑。人以蕞爾之軀。常與是六者相遭。護養不至。有感于氣之過差。不病者希矣。若古先民。念斯民受病之苦也。非藥不去。而藥之爲性。有溫。有熱。有寒。有平。其品不一。于是乎名之。曰君。曰臣。曰使佐。而爲制之方。精切密微。毫髮不差。隨其病而施之。或補或瀉。抑其過。助其不及。而反之和平。此全濟羣生之大用也。而罔市利者。輒欲以瑣瑣私意而增損劑量之。可乎。今建昌太守豐侯。廉直自將。果于爲善。以乃祖清敏公自律。其倅洪都也。屬歲大疫。挾醫巡問。周徧于委巷窮閻之間。察其致病之源。授以當用之藥。藥又甚精。全活者衆。郡人甚德之。及來盱江。仁心惻怛。如在南昌。時慨念先大父爲政此邦。如古循吏。追述厥志。而敬行之。捐錢三百萬。創兩區。萃良藥。惟眞是求。不計其直。善士尸之。一遵方書。不參己意。具而後爲。闕一則止。愈疾之效立見。人競趨之。而不取贏焉。貽書屬余識所以設局不規利意。庸告後人。余以爲視民如子。牧守職也。子疾父母療之。眞情之發。自不容已。豈曰利之云乎哉。成周醫師之職。統于天官。邦有疾病。分而救之。爲民而已。公家無所利焉。侯固有志于古者。直給之藥。夫

豈不願。顧有限而難繼。貿易之舉。雖不能直給。要相續而不竭。侯于是有取焉。藥物既良。不責其息。亦不戾于古矣。侯之救民。不惟爾身之康。抑又康爾心焉。秉彝之懿。戕于物欲。不爾鄙夷。善教而藥之。所以康爾心也。身與心俱康。此所謂國其瘳者耶。若夫較計纖悉。急于牟利。藥不及精。與市肆所鬻無別。雖歲時民病。且莫能瘳。又豈能康爾心耶。君子是以知侯之爲賢也。侯名有俊。字宅之。四明人。

紹興報恩光孝四莊記

會稽郡城之東南。有佛刹焉。高明偉傑。枕山之椒。其名曰報恩光孝。賜田十頃。科徭悉蠲。蓋我高皇帝。孝思罔極。莊嚴像設。以爲昭考追福之地。故異于他寺焉。田本山陰膏腴。禪衲雲委。仰給無乏。而自圖籍漫漶。農習爲欺。雖豐富。租不實輸。況凶年乎。官督所負。責之必償。其囂自若。以故歲大減。圭撮丐粟。以餬其口。僧徒病之。紹熙中。長老惠公。住持此山。求所以核姦欺。實廩廥者。熟慮而得其策。屬耕者與約。中分田租。吾與汝均。汝不吾欺。吾不汝訟。歡如一家。茲爲無窮之利。衆曰唯唯。誠如師言。要約既堅。乃築四莊。莊爲屋七楹。以受農功之入。在梅市者曰寶盆。在感鳳者曰寶林。溫泉曰阮社。承務曰木柵。秋聲颯然。刈穫登場。分割適均。資儲寖廣。而日加葺焉。有圃有籓。有閘有船。有度僧局。裒錢百四十萬。積其贏以貿牒。而耕夫之家。亦皆室有儲粟。野有遺穗。欣欣然見于顏色。彼我兼足。客主相安。雖歉歲。無憾心。孰與夫彼欺此訟。而交相爲瘉乎。事之當否。昭晳如是。而審于決擇。實自今始。惠公之識有過人者矣。一日訪予言其

本末求爲之記。余惟佛教顯行。緇徒日盛。高堂邃宇。不耕而食。古盛時所無有。爲吾儒者縱不能廬其居。食其粟。又從而登載稱美。以助發之可乎。雖然。斯寺也。乃人主致孝思所在。尊崇之極。供億宜厚。非他寺比。是宜書。惠公始從荼毒。委以牋翰者再。掉頭不顧。今乃勇于集事。裕己及物。衆皆稱之。非他人比。又宜書。合是二宜。雖欲勿書焉得而勿書。觀吾言者。致察焉可也。

廉清閣記

余官浙東。得與孟君達父。爲僚。一日謂余曰。吾爲閣于廳事之旁。未有以名。子爲我名之。余往登焉。周覽勝槩。負秦望之崇。抱臥龍之奇。連岡疊嶂。爭雄競秀。昭映几席。蓬萊麗譙。邦君之居。歸然翼然。助我佳致。旁臨闤闠。比屋如櫛。而不聞市聲。虛靜軒豁。俗氛遠屏。有似乎高人勝士。秉節勵操。表表自立者。楚辭云。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此古人之素心也。是閣之作。是心寓焉。請以廉清爲名。亦因以旌達父之心。達父曰。古修潔之士。畏人知之。今揭諸此。非吾之所敢當也。余曰。此士之常爾。簞食豆羹。蹴爾而與。乞人不屑。況士乎。至廉而不貪。至清而不汚。良心則然。無計乎人之知不知也。而達父何疑焉。達父以茶鹽爲職。財貨之樞。一路趨之。而能抱公潔己。秋毫非義之餽。不至其門。檢核吏姦。號稱任職。非所謂廉清者耶。夫廉清。特士之一節。而孟子論伯夷之風。聞者興起。以爲百世之師。斯亦偉矣。達父力學尙志。勇于進德。充其心必將冰清玉潔。始終不渝。期造于古人之域。可不謂賢乎。賢者所爲。事雖甚微。亦必絕俗。故是閣之勝。

超然塵外。榜以廉清。其名爲宜。有如達父之賢。其德亦宜。達父眞無愧于斯矣。後之居是官。登是閣者。顧瞻斯名。惕然自省。力爲修潔之行。則又余所望也。達父曰。唯唯。遂爲之書。

靜齋記

吾友臨川黃君申之。潔修好古。名其書齋曰靜。而語余曰。此先君子之遺訓也。幸爲我詳言之。余以爲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念慮之未萌。喜怒哀樂之未發。表裏精純。一毫不雜。靜之至也。其初則然。而保之養之。無時不然。雖酬酢萬變。而安靜自若。則本心不失矣。今夫雷出地奮。震驚百里。可謂壯矣。而非有意以爲之也。故雖震驚之極。而實未嘗不靜。今夫大風之作。萬竅怒號。可謂烈矣。亦非有意而然。故雖怒號如許。而亦未嘗不靜。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天象之自然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天時之自然也。豈有意于其間哉。惟人亦然。目視而耳聽。手舉而足履。天機之動。不期而應。冬裘而夏葛。饑食而渴飲。日用之間。孰非自然。時止則止。非有意于止。時行則行。非有意于行。此所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也。此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此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嗚呼。非天下之至靜。其孰能與于此。學者潛心此道。趨向既正。體驗既明。未可以爲足也。此道此心。相與爲一。如水之寒。如火之熱。天性則然。非由外假。造次顚沛。未嘗不靜。此則吾之本心。與天無間者乎。若夫異端曲學。如槁木。如死灰。胥于寂滅之域。非吾聖門之所謂靜也。申之其謹擇焉。

嚥爽亭記

雲巢居士王公臨川人物之英也嘗宦遊矣而雅意靜退以放懷林壑爲樂雲巢蓋公別墅故紫微舍人于湖張公實名之嘉定五年余至臨川居士仙去久矣而識其二子修謹好禮有故家風味因與之遊一日出其先君子詩篇示余讀之亹亹不厭清警之句有所謂爽氣眞可嚥者似餐朝霞飲沆瀣等語余擊節賞音又觀其先友蘇侯所記雲巢佳趣益如居士擺脫塵累醉心書史植花竹玩圖畫登高臨深翛然奇逸可敬人也其曰爽氣可嚥豈虛言耶因謂二子盍卽別墅築亭名曰嚥爽以無忘先大夫之高致七年春余官成均長子貽書曰嚥爽既營將斷手矣請識諸余惟天地間清爽之氣周流無窮與人心之爽本無間隔由昏于利欲故扞格而不入疏瀹而澡雪之去其所以昏我者耳目所接山川風雪四時佳景入我懷抱豈不澄然瑩然休休然有無涯之樂哉爽氣非靳嚥之也而不能嚥是必有恝置者矣甚哉爽之可貴也古之君子虛明洞徹萬理昭融至于興衰理亂之故靡不精察周公曰爽邦由哲是已彼反是者迷于是非之分一身之間過行日積子產曰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是已涇渭清濁由此區別有志于道者當安所決擇哉晉人尙清談居官不事其事或問之以手板拄頰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若甚曠達者而時穢其行或口不言錢巖巖清峙壁立千仞而羯胡劉石之亂畏死祈哀不知愧恥是皆不得古人之眞爽自謂超俗俗莫甚焉雲巢之嚥爽固異于此矣二子亦達斯理者余故併以是語之

耐軒記

沈括夢溪筆談記丞相向公之除僕射也眞宗自謂卽位以來未嘗除端揆于是爲首意公必喜使李宗諤視之至則門闌悄然賀之則唯唯而已賓客親戚亦無宴飲者旣而復命上稱其大耐官職公之德度可謂宏矣然自咸平祥符拜僕射者凡六人至天禧之元年公始爲之時宗諤之歿已四年矣括所記乃如是此所以啓觀者之疑遂與聖訓之所褒者亦疑之嗚呼是豈可誣也哉元老大臣受知明主褒嘉之辭洋洋乎與二帝三王典謨相爲表裏眞聖人之言也而可以括之記載不能盡實而併疑之乎故君子深信焉公之裔孫震之闢軒于私第旁求名于余告之曰耐其可乎此君家故事也先正之德之量不以大官大職動其心充養蹈履耆古王佐後嗣子孫取則焉可也昔者伊尹非其道義祿以天下而弗顧繫馬千駟而弗視周公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厥德洪毅如海斯涵如嶽斯峙非富貴之所能慆也榮耶悴耶我無欣戚通耶塞耶我無加損萬變交于前而在我如一嗚呼眞偉人也哉彼小丈夫不知如是之爲可尙也而本然之心類多不明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人之本心也慕富貴而苟就之惡貧賤而輕去之失其本矣自本心之不明也目誘于色耳誘于聲口誘于味四肢誘于安逸所誘者無窮而非高爵重祿則無以遂其欲于是乎喪其所守而屈意求之汲汲乎惟恐其不我得也得之則躍然以喜不得則戚然以悲朝夕念慮不出于耳目口腹肢體之間又豈能任天下之重乎人之度量相越其遠如此大耐

官職之褻信其爲一代之宗臣也。震之作樂山堂。既已有志于此心之不動矣。復以耐名軒。旦旦觀之。警策砭鍼。以古王佐及先正爲法。以溺流俗。耽富貴者。爲戒。庶有益乎。震之曰然。盍爲我識之。于是乎書。

止善堂記

乾道淳熙間。象山陸先生。以深造自得之學。師表後進。其道甚粹而明。其言甚平而切。凡所啓告學者。皆日用常行之禮。而毫髮無差。昭晳無疑。故天下翕然推尊。而其教尤著于所居之金谿。至今邑多善士。趨向不迷。有志斯道。而恥爲世俗子學。蓋其源流遠矣。嘉定中。蕭君禹平。宰是邑。新學宮。講肄之堂。而以止善名之。欲使學者求大學之指要。而續象山之氣脈。其訓告切矣。蓋嘗語余曰。此吾所究心而不能忘者。幸爲我識之。余聞道無窮盡。充滿天下。無非斯道。然必有歸宿。而後定于一。故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書曰。安汝止。又曰。欽厥止。詩曰。於緝熙敬止。凡易詩書之所稱。皆純乎正大。無纖微之差者也。故一定而不可易。大學之止于至善。其亦無一毫之差者乎。如金之至精。如玉之至粹。如規矩爲方圓之至。如準繩爲平直之至。于此乎止。則眞得其所止矣。伯夷止于清。伊尹止于任。柳下惠止于和。非不善也。而孟子所願學者。獨集大成之夫子。蓋必若夫子。始可以爲至善也。射必破的。其藝始精。幾于的而不能中。則亦不精矣。惟道亦然。隱諸中心而安。質諸聖人而合。始可爲據依之地。微有差焉。于道岐矣。禹平名堂之意。所望于諸生。蓋如此。雖然。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見其爲至善。吾從而止之。可謂不差矣。然未能相

與爲一。則猶未善也。全體渾融。了無間隔。斯其善之至乎。學者于此盡致思焉。發憤力學。期于自得。庶可以續象山之傳。而無負于禹平所屬望者。禹平名舜咨。昭武人也。今爲太學博士云。

德齋記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中庸記先聖之言曰。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言不能無間也。如是而爲道。吾循而行之。夫豈不善。然不能無間。故雖近而猶遠也。嗚呼。聖人啓告學者。何其精微哉。舜處人子之至難。而克諧以孝。夫子七日不火食。而弦歌不絕。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曾子執親喪。水漿不入口七日。此常情之所不能。聖賢則不待勉強。何哉。水之寒。火之熱。天性則然耳。然則可學而至歟。曰。天下無二道。人皆有之。何爲其不可學也。朝夕而思之。造次不舍。一旦豁然。淸明在躬。出處語默無有間隔。昭昭乎其不可誣也。是之謂自得。德者得也。由是而存養。由是而踐履。形于運用。發于事業。何往而非此心耶。番陽馮君聖與。有志于斯者也。既以德名其齋。遂申斯言告之。

敬義立齋記

始余受徒里社。汪氏之子名敏中。字耐翁者。實從余學。其性資端良。而嗜書不倦。知其爲佳子弟而已。未知其志之不羣也。其後耐翁筮仕爲戶掾。南徐太守耿公秉。循吏也。一見而氣類合。便爲知己。迨夫爲總屬宰壯縣。倅名邦。秉心如一。職業愈辦。而公論益歸之。蓋嘗語人曰。吾昔者讀易。有感于敬義立而德不

孤之語。自是服膺拳拳。不敢失墜。持身莅官。無大愧怍。皆由是出。余然後知耐翁篤志于學。培根浚源者如此。夫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聖人所以贊坤德也。坤體柔順。而以直方言之。異乎世俗之所謂柔順者矣。兢業之謂敬。敬則不欺。故直斷制之謂義。義則不屈。故方合內外之謂道。夫焉有所倚。故不孤。天生斯人。孰無此敬義。而立者實鮮。見善不明。則懵于所立。信道不篤。則立而不固。誘之則動。撓之則弱。撼之則傾。不可與言立矣。是故修身則道立。立愛惟親。立敬惟長。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古人之所以切切于是者。貴乎本固爾。耐翁之宰南豐也。貽余書曰。人戴天履地。靈于萬物。要當出羣拔萃。與古人爲徒。余壯其言。而知其胸次所期。有不可量者。既以經訓。名其書齋。又求余言發揮之。將日觀省。益懋厥德。可謂有主矣。魯穆叔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夫惟不朽是圖。雖更歷萬變。而敬義不虧。參前倚衡。無非斯道。此則耐翁之志也。余是以嘉之。

直清亭記

嘉定十有四年。始闢西塾。作小亭于叢竹之間。名之曰直清。此君子之德也。而竹實似之。今夫竹之始生也。拔地而出。曾不浹旬。已有凌雲之勢。俊敏超軼。殆不可禦。初種不過數叢。其鞭橫逸。瓦石所不能制。未幾成林蔚然。在植物中。得地之利。成功之速。未有過焉者。豈天之賦生。固迥然獨異耶。其中則虛。有似乎君子之虛其心。其節則勁。有似乎君子之守其節。體正而氣肅。又有似乎君子。望之可尊。即之不厭。能使

人襟懷灑落。俗氛不入。直清之名。于是爲不忝矣。竹有是德。所以取重。可以人而不彼若乎。書曰。直哉惟清。直。天德也。人所以生也。本心之良。未有不直。回曲繚繞。不勝其多端者。非本然也。率性而行。不勞巧智。可不謂直乎。表裏昭融。洞徹無間。可不謂清乎。直則清。清則不累其初矣。亭所以名。得非欲觀之以自警乎。夫美惡不同。而愛憎隨之。人情然也。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則無愛憎之別。竹之直清也。亦然。無賢不肖稱贊一辭。吾之培植于此。非徒供耳目之玩。抑愛其爲公論所歸。因以自勉。日進厥德。人皆心服。則于竹乎何愧。不然。失諸正鵠。反求諸己。可也。此誡君子立身之要。凡我同志。盍共圖之。

是亦樓記

余築小樓于敝廬之東。而以是亦名之。或疑焉。余告之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人生天地間。所欲無窮。必求所以滿足其欲。非道而取。何所不至。養其小而失其大。淪胥不仁不義之域。豈不哀哉。此余所甚懼而不敢也。樓之深廣。尋有五尺。崇近廣而微殺。材甚眇。體頗具。故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其前桑石爲山。高不過丈餘。雖無怪奇偉特之觀。是亦山爾。依山植丹桂六。樓之右復一桂架酴醾以相接。及雜花木數本。品雖不多。是亦花木爾。推之于一服御飲食錢財。及使令之人。皆然。又至于宦情亦薄。每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自奉者甚狹。而取于世者甚廉。此心休休無所羨慕。自適其適。齒髮雖彫。而神明不衰。聊以是自慰焉。雖然。身外之物。可以寡求而易足。若夫吾身與天地竝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礪。善必

遷過必改。追古人而及之可也。豈徒儕于庸凡。而曰是亦人爾乎哉。此又余所以自警。且以誨子孫者。故書以識之。

願豐樓記

君君臣臣。天地之大經也。雖在畎畝。不忘其君。臣子之至情也。時和歲豐。國家之上瑞也。凶年饑饉。天下之大菑也。夫尊卑雖異。休戚一體。朝野雖殊。忠愛一心。故年豐則君臣同其慶。而歲歉則共其憂。忠臣事君。始終一致。無日不以國家爲念。則無日不以豐登爲期。豈敢以出處遠近。貳其心哉。余舊有足疾。嘉定中。繫官于朝。思歸甚切。念吾廬不足以養痾。欲求遠于卑濕。而便于燕閒者。惟樓居爲宜。爰俾兒曹營于舍旁。及還故里。而茲樓適成。求所以爲名者。余曰。臣子家居。萬慮冰釋。其不能忘者。必也豐登乎。乃取老杜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之句。遂以名之。是樓也。東則太白。西則四明。南則金峨諸山。重岡疊嶂。歷歷可覩。自北而東。則鄞江抱焉。覽觀城中。則郡治之雄。屹然相望。學宮之邃。相與爲鄰。及其他棟宇宏壯者。鱗鱗相屬。足以舒懷抱。足以養性情。足以集賓友。而藏書數千卷。又足以披閱。四時風景。無不可人。余本一寒儒。餘生得此。恬愉自適。可忘其爲老矣。而耿耿此心。以歲豐凶。爲己忻戚。非有官守言責。而憂國如立朝之時。豈古人所謂君子思不出其位者乎。蓋嘗聞之。大義所在。當思而思。卽吾位也。自叨獻納。時進苦言。仁聖寬容。不以爲忤。且屢有忠直之褒。去國之後。簡記不衰。可謂深知矣。臣子之心。豈能一日忘吾

君哉。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女居漆室。而念嗣君之弱。此天地之常經。人心之靈。所不能自已者。況嘗服休服采者乎。在易有之。拔茅貞吉。志在君也。書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吾心如此。則吾位亦如此。何出之云。彼以出爲戒者。義所不當思爾。歲之豐凶。國之大利害存焉。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盜賊之猖獗。四鄰之侵侮。皆歲不登。民不安。之所致也。此豈小故而可不關于念慮乎。衆人之念慮。不出于一身。君子之念慮。必周于天下。夫生于覆載無私之中。而瑣瑣焉朝思夕慮。囿于一己之私。其亦狹矣。君子一視同仁。天下之大。猶吾身也。必欲家給人足。極三登太平之盛。豈以出位爲嫌哉。遂書以識之。

是亦園記

開禧間。余作小樓于舊廬之東。而以是亦名之。其說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嘉定中。余又作樓于新居之旁。既崇以宏。不可以言是亦矣。乃取杜子美憂國願年豐之句而名之。曰願豐樓之左右前後。有山有水。有竹有花。稍稍成趣。而其地纔二畝有奇。強名曰園。而仍以是亦名之。曰直不深闊爾。是亦園也。客或謂余曰。甚哉。子之隘也。夫君子之爲圃。必也寬閒幽邃。繚繞曲折。爭奇競秀。可以觀。可以遊。可以怡神養性。良辰美景。周旋其間。不厭不倦。而後有無涯之樂。故陶靖節可謂淡泊矣。念田園之蕪。賦歸去來辭。有曰。窈窕而尋壑。崎嶇而經丘。則不爲不廣。司馬公可謂簡約矣。記獨樂園。亦云其廣二十畝。蓋不如是。不足爲樂也。今子之規模。毋乃太小乎。其初固曰吾將以縱步也。步未及縱。而地已窮矣。奚樂之云。竊爲子

不取。余告之曰。是非客所能知也。吾聞有世俗之樂。有君子之樂。耳目所接。一時欣然。無復餘味者。世俗之樂也。內省不疚。油然而生。曰新無窮者。此君子之樂也。世俗以外物爲樂。君子以吾心爲樂。樂在吾心。清明四達。無適而非道。則亦無適而非樂。彼池臺苑囿。得之不得。我無加損。又何以歆羨爲哉。顏子簞瓢陋巷。非有娛悅耳目之具。而不遷怒。不貳過。乃有不可勝言之樂。今不取諸此。而導人以世俗之所玩。不已末乎。且吾聞之。慶歷人物之盛。范公實爲稱首。子弟嘗以治圃洛陽爲請。公曰。洛中名園相望。誰獨障吾遊者。卓哉道義之養。充然有餘。無待于外也。客曰。是則然矣。陶公司馬獨非眞賢乎。曰。陶公徘徊三徑。盼庭柯。撫孤松。所樂者如是而止。司馬公之花竹雖秀而野。牡丹紅藥。各不過二本。其儉也如此。察兩公之心。亦豈役于外物者乎。客無以難。是亦之名。遂不復易。此則吾之素心。猶往時所以名其樓者。豈敢忘哉。

秀野園記

昔資政范公之鎮杭也。子弟請治第洛陽。因闢圃爲佚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于居室。且西都名園相望。誰獨障吾遊者。祿賜之餘。以贍宗族可也。奚以圃爲。子弟敬遵其令。無敢復言。姑蘇義莊。遂爲無窮之利。司馬丞相。亦公輩人也。創獨樂園。以極燕居之適。自爲之記。實廣二十畝。而東坡蘇公賦詩。有曰。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抑又何哉。（原缺此當以記爲正。）雖然。公亦非以遊觀爲樂者。培植名花。或不

過一二本。曰。吾記其種而已矣。自言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是豈以遊觀爲樂者乎。然則先正二公之心。實未嘗不同也。某家故淸貧。自宦遊至今。田不過四百畝。念族人之貧。思有以賙之。力不能及。每以爲恨。又思先君無恙時。空乏甚矣。而舍旁猶有三畝之園。植花及竹。日與其子若孫周旋其間。攷德問業。忘其爲貧。後以爲予舍。茲事遂廢。此吾家不可闕者。與其增膏腴數十畝。而傳之後裔。孰若復三畝之園。而不墜其素風乎。于是乎決意爲之。曰怡顏。曰蒙養。曰觀妙。曰含淸。皆所以爲進德之地也。平生酷好泉石。爲山而水環之。雖秀而野。不事華飾。達于西塾。厥廣倍之。而圃不復加闢矣。稍有贏餘。燕及宗族。此固君子之所樂也。豈徒遊觀之謂哉。昔者樊遲。子張。同登聖師之門。皆以崇德辨惑爲問。夫子于遲。則有善哉之稱。而張也則否。函丈之間。聖師臨之。門人侍焉。切己之問。不約而發。舞雩之下。風景可嘉。此心凝然如侍函丈。此樊遲所以爲善也。士之涉此園者。思樊遲之所以問。聖師之所以答者。而有契于心。嗚呼。茲誠進德之機也哉。